

詩經大全

七

至版

大雅三 文王之什 生民之什

特別
412
16
27



門 4 12  
號 16  
27

詩經大全卷之十一

大雅三

翰林 太史

瀛海 臺山

葉向高 張以誠

編纂 校正

說見小雅  
辭文雅集傳云明白正大雅光朝之樂受釐陳氏曰按  
之會樂朱子謂特舉其端而實天子諸  
侯中朝之樂也今重其詩則於其使人歌洋所  
與起况親聞其樂者乎皇矣述大王有季  
所德積與大明明之詩同子疑為民又推本后稷  
釐頌之積行與大明明之詩同子疑為民又推本后稷  
亦受釐之樂思齊麗之追述為太祀神郊姜之德  
之言靈王御家亦出而遊觀之樂乎若棫樸  
言樂靈王御家亦出而遊觀之樂乎若棫樸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之德下武有聲皆兼言武王之不可知其樂  
或用之宗廟或受釐之辭公劉以下三篇為  
陳戒之辭則又明白曉然者矣惜其被之聲  
歌者其音節已不復存然善觀詩者但  
玩其辭氣亦足以識先王之雅道矣

文王在上於昭于夫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賦也於嘆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  
也安成劉氏曰雅頌稱不顯凡十二此詩三大明  
與此詩同義思齊抑各帝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

時也左右旁側也○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  
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新安胡  
歸美文王於成王之詞○安成劉氏曰周家受天命之由而  
王固由文王之德所始致於武王亦由文王之德所  
致四章以下則兼此章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止  
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  
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薛谷張氏曰文王追稱之也○  
也故降而在下魂氣上云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魄陰  
明在躬志氣如神之辭也於昭于夫周雖舊邦其  
文王在上於昭于夫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命如受于天與天同德也於昭于夫周雖舊邦其  
仁義到此時人心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  
奔趨自不容已

德顯矣周雖舊邦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故又曰  
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臨川王氏曰不顯  
時所以甚言其時唯其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  
德之顯所以為命之時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  
而君有天下也眉山蘇氏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  
乎天與之際多以陵降言之問文王降曰理是如  
此若道真箇一上無也問文王降曰理是如  
王所謂洋昭于天其上下左右之意同蓋中庸  
妄說實理然也新安胡氏曰文王之靈一陟一  
降在帝左右若陰有以相之是武王由之代商以  
以有天左下蓋歸美文王之德而意約言之而四  
句已足推也曹城朱氏曰此章之意無窮故反  
覆申言之其德之顯即於左右即文王在上之時謂  
維新之謂也其陟降在帝左右即文王在上之時謂

也然於昭以言其神而不顯又言其德何也其德  
之顯自其在人者言之也其神之昭自其在天者  
言之也春秋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詞曰叔父陟恪在  
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語意與此正相似昭公七年衛襄公卒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云云或疑恪亦降字之  
誤理或然也

○聞音問 賈豐文王今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  
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  
亦世

賦也賈豐強勉之貌令聞善譽也使猶敷也哉語

辭侯維也本宗子也支庶子也韓庶譬其技也文主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耳其德不已故今既浸而其令聞猶不已也三山曰惟文王登登故其令聞亦不已乎○華谷嚴氏曰文王名也苟為無本安能不已乎○周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孔氏曰士者下至諸侯大夫總稱亦世世脩德與周匹休焉慶源輔氏曰卿大夫總稱亦世世脩德與周匹休焉錫周家之子孫而又及其臣子則君臣同體亦可見矣○三山李氏曰非特文王之子孫也凡周之士亦皆世世而顯曰豈不顯乎其亦世也蓋言其傳世未久顯而以不顯二字嘆之以足其辭也○黃氏曰

文王德澤廣及其臣士非惟周召尚父泰顛散宜主之徒典周相為無窮而其餘者亦皆世守爵祿世竭忠誠以輔周家之子孫○華谷嚴氏曰使周匹休者此皆文俊德澤之遠也○廬陵彭氏曰登周子孫不巳之體也令聞則不已之形見也陳錫于周曰上章言文王欲其德之不巳之效驗也○豐城朱氏曰告戒成王固欲其先王之德而保上天之顯命非曰欲其求之窈冥恍惚而已也○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叶于區反國王國克生維周之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賦也猶謀翼翼勉敬也慶源輔氏曰勉則無怠敬則無弛謀猶如此則其忠

誠可思語辭皇美楨榦朱子曰榦者版築之榦  
為骨謂之夜又濟濟多貌○此承上章而言其傳  
橫曰楨直曰榦○此承上章而言其傳  
世豈不顯乎而其謀猷其字皆指周士兩皆能勉敬  
如此也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主之國  
也文主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足以為國之榦  
而文主亦賴以為安矣慶源輔氏曰曰多士之榦  
榦也二程子論治天下之道未始不以賢才為  
先務者以比然天之所為周之國也自文王之  
時言之以則文王之身固以多士寧也○華谷氏曰  
言時之則文王之身固以多士寧也○華谷氏曰  
樂陶氏曰多士本由又立此章述周士之盛也  
以文王之國又待多士以為安焉○陶氏曰  
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主之國也

生王國謂非天命之保佑不可由天命之保佑而多  
多士謂非聖化之造就不可由天命之保佑而多  
士以生由聖化之造就而王國克生則信乎足以  
為周之榦矣○蓋言文王得久之盛而宜其  
濟濟然之多士乃文王得久之盛而宜其  
王之所賴以安也○蓋言文王得久之盛而宜其  
傳世之顯也○蓋言文王得久之盛而宜其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  
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  
周服

賦也穆穆深遠之意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緝  
如緝麻之緝連止語詞假大麗數也不億不止於

億也。侯維也。○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此以形容之。所維言者。心之敬也。故緝熙不足。以發而中。清之至誠。無息也。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今皆維服于周矣。○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推本而美之耳。夫於昭于天。不可謂深。得周公之心。止在於敬之緝熙。與生曰。母而已。可謂深。得周公之心。止在於敬之緝熙。與華谷溪氏曰。此章述文王以敬德為受命。代商之由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皐。王之畫屋。無念爾。

祖

裸古亂反 黼音甫 得死甫反 蓋才又反

賦也。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翻陽董氏曰。葉氏云。膚美敏疾也。裸灌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凡祭祀贊裸將。之。亞。果。而。殷。士。助。祭。行。灌。也。耳。○華。谷。溪。氏。曰。洛。誥。王。入。太。室。裸。謂。以。圭。贊。酌。于。爵。以。獻。尸。受。酒。不。敢。灌。於。地。故。謂。灌。裸。灌。古。字。通。用。宗。廟。有。休。天。地。大。神。京。周。之。京。師。也。黼。黻。裳。也。皐。冠。也。董。氏。曰。不。灌。於。裳。維。章。數。不。同。皆。以。黼。為。裳。○孔。氏。曰。祭。服。商。止。於。黼。華。一。章。以。表。之。耳。○華。谷。溪。氏。曰。黼。裳。也。商。周。所。同。黼。裳。而。皐。冠。則。商。之。制。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九。峯。蔡。氏。曰。脩。其。不。

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也此以客禮遇之也  
軒熊氏曰此見周家忠焉之考至一代之書則一代之正  
朝易服色以常服之政然猶用之詩書則一代之王  
禮樂固未嘗廢也常服之政然猶用之詩書則一代之王  
訪于箕子稱一則曰三祀王走臣我監稱王之何嘗  
商有紀年也則曰三祀王走臣我監稱王之何嘗  
敢有一毫鄙夷之心其視後世則曰多士何嘗  
之祀本禮樂能存先代之舊亦鮮矣此皆出于人  
周家忠厚之澤所以為公天下為心者時主不敢變  
焉而亦所以為戒也王指成王也蓋進也言其忠  
愛之篤進進無已也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爾祖  
文王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  
可常也臨川王氏曰天嘗命商使有九有故殷之  
士助祭於周京而服商之服也於是呼王之蓋臣  
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

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注五傳襄公四年  
墜厥緒周之孫子華谷氏曰不以文王為念則將  
他成劉氏曰呼蓋臣告僕夫其皆因卑達導之義  
乎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  
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後嗣是以富貴  
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慶源輔氏  
膚敏而裸將于周京天命所在不敢違也此盛德  
之事漢唐以下皆不及矣夫以殷士服殷之禮而  
助祭于周焉最可念也最可念也故於此呼王之  
言使人讀之憂深慘且有不能堪者蓋孔子乃殷  
後而向宗室也西山真氏曰以商之孫子乃殷  
為周之諸侯以成湯之仁也故天命歸于商紂命  
其不仁之故天命也湯推其仁也故天命歸于商紂命  
轉而歸周也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聿于筆反

易以鼓反

賦也。聿發語辭，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言欲念爾祖在於自脩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三山李氏曰：成王欲念爾祖則在平聿脩厥德而巳，能脩德則可以長合天理而福祿自來矣。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商自求禍福，耳天何容心於其間哉。○臨川王氏曰：以

德求福則非有待於外也。○華谷汲氏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爲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學傳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之謂也。漢書曰：成王有上賢之才，因文武之業，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詩則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華谷嚴氏曰：德者民之所歸，得民斯得天，不脩厥德則去其民而天命去之。故成王念祖而鑒殷也。此章戒成王念祖而鑒殷也。

○命之不易，無易爾躬，言昭美問，有虞殷

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

躬叶姑弘反

臭叶初統反

作字

賊也過絕宣布昭明義善也問聞通有又通虞度  
載事儀象刑法孚信也○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  
之使無若紂之自絕于天廬陵歐陽氏曰知天命  
躬而止朱子曰武王救紂云自絕于天其節之  
問無過爾躬曰無自過絕於爾躬如家自毀國自  
伐而布明其善譽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興者  
而折之於天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  
也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禮記緇衣  
文王曰凡欲配天者當法天然天無聲臭可求苟  
儀刑文王則天德全矣此萬邦所以作乎○華谷  
氏曰天無聲臭之可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

即天矣但其可保不至爾躬而過絕也味此辭言天  
命無乎其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  
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  
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為天又知  
文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  
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  
右而終之以此其皆深矣慶源輔氏曰文王之詩  
只是言文王與天為一但首章則專說文王末章則欲成  
文王之法文王耳○新安胡氏曰此篇首言文王陟  
降在帝左右終言天安成劉氏曰天高在上而其文王  
乎文王亦在上帝乎○安成劉氏曰天高在上而其文王  
乎帝之左右是上帝在天之主宰而文王所居之神則升  
文王之能然哉以其與天同德而已天之德於親



嗣與五章言絕商之群臣後嗣為對六章先  
言法文王後言而互言之周公既以文王之德  
播之聲詩以戒成王矣而復叶之音律以為  
朝會通用之樂則又告成王者然此詩之  
告諸天下後世焉其意遠矣哉  
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  
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  
章然後所以昭明而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  
安成劉氏曰四章所謂熙者光明也即所以  
昭明於天之本也所謂緝者繼續也即所以  
不已其聞之本也文王之生也繼續光明而  
不已其敬故其沒也昭明于天而不已其聞  
焉然亦多味嘆之言而諱其所以為德之實  
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脩  
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於此

而已矣慶氏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  
出此一字為終者又可見於此二程先生事  
者舍是實字以詔後學其有功於聖學多矣  
曰敬者千生傳心之法即所謂欽也安成劉氏  
相戒固惟在武此言敬者七唐虞君臣相傳  
天道尚文在於武亦曰故仲虺告湯亦曰欽崇  
垂統者固在於武此言敬者七唐虞君臣相傳  
此敬也然則成王此敬而持盈守成者尤在於  
之已者誠召可公他亦惟法文王之德  
而疾日又若名作召公亦曰曷其奈何弗  
其疾日又若名作召公亦曰曷其奈何弗  
又曰肆德王又疾日又若名作召公亦曰曷其奈何弗  
詳復劉切惟王又疾日又若名作召公亦曰曷其奈何弗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  
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姚市林友 易以岐反 適音的

賦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悅信也  
難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  
○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  
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于  
上下去就無常華谷氏曰明明在上君之善德  
甚戾也下而明則達乎上在上而赫此天之  
赫則達乎下天與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所以難悅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為殷  
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此耳國川王  
紂所居之尊則天位也所傳之正則殷適也使不  
挾四方其不可深恃如此東萊呂氏曰天位使不  
適使不挾四方則下章所陳眷顧周家有加而無  
已者非天私我而有周也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因其  
材而為焉耳華谷氏曰天果不可信乎在下者有

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未嘗不可信也天  
果可信乎夏有昏德而商受之商有昏德而周受  
之其去就無常又未嘗必可信也惟天之不可信  
此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為殷之正適而  
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者蓋天命未  
絕則為天子天命既去則為獨夫故也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  
京乃及王季此紂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

王行戶即反 大音泰

賦也摯國名仲中殖衆女也任摯國姓也殷商商  
之諸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疊言以釋  
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嬪音視嬪于虞也九峯



言敬而為敬者德之與也無敬則德不行聖人  
之敬上與天合下與人合故以之治人非有心  
於求福也而自足以求多福以之治人非有心  
之敬者為之也此心之敬有一毫之不回即其心  
空闕一息之間斷則不可謂之不曲矣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

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

子漢音士叶羽已反

賦也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洽水名本在今同州  
即治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  
逕此入河也嘉昏禮也大邦華國也子太姒也○

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天之監  
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  
而默定其配所以洽陽渭涘王氏曰華國所在也當文王將  
婚之期而大邦有子也蓋曰非人之所能為矣谷氏曰四章述天生太姒以配文王也○安成劉氏曰二章言王季太任之德以及文王故言自其父母而巳然此言天命既集天作之合故以為非生武王者又豈人之所能為哉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

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賦也倪磬也韓詩作磬說文云倪譬也孔氏曰如

今俗語譬喻物曰磬作然也文禮祥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王氏曰譬天之妹言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乎然則文德可以繼天孰能為之配太姒能為之配故備其禮其祥造作梁橋也作船於水比之而加版於其上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兩雅注曰造舟比船為橋維舟單張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子之禮也文王親迎之事也五章述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

子贊友 莘所中反 長丁文反 行計戶即反

唐

賦也續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太姒也行嫁篤厚也言既生文王而又生武王也廣川王氏曰生文謂篤中庸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雙峯饒氏曰文王生於祖甲之二十一年而武王後文王二十二年生是商道始右助燮和也新安胡氏曰陳微之際二人已生矣右助燮和也氏云燮有和順之意○言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續太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也立氏曰又本而發之故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慶源輔氏曰天監其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言其終也天既集言人者其用力多矣既以篤生之故保護之右助之



所謂者培之所以命之變伐大商也征伐本非  
和者之華谷嚴氏曰因天人之所欲是之謂變伐  
此章述太姒生武王也○潘溪劉氏曰變伐者當  
伐則伐也占人厚故稱大商○豐城朱氏曰有太  
任為之既生文王于前又生武王于後故謂之德之  
有繼也匪解也其伐商也上武王于後故謂之德之  
言天命之匪解也其伐商也上武王于後故謂之德之  
下以應乎人故謂之變言其無慙德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

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賦也如林言衆也書曰受率其旅若林矢陳也牧  
野在朝歌南七十里侯維貳疑也爾武王也○此  
章言武王伐紂之時紂聚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

皆陳于牧野則維我之師為有興起之勢耳然衆  
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紂之  
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  
決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  
非武王之得已耳東萊呂氏曰紂以如林之衆來  
戰武王方一較強弱而計衆寡其  
實臨之疑矣然當時武王豈得而容哉此蓋設為勉之  
帝臨女無貳爾心奉天討之容也○慶源輔氏曰上  
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也○潘溪劉氏曰  
二句如存心養性而事天也○安成劉氏曰武王  
誓師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安成劉氏曰武王  
心商罪貫盈又曰命誅之億萬心○安成劉氏曰武王  
祥戎商必克又曰命誅之億萬心○安成劉氏曰武王  
則武王固知上帝之監臨也○潘溪劉氏曰武王  
足疑矣○華谷嚴氏曰七章述武王伐商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尚

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

明

賦也洋洋廣大之貌檀堅木宜為車者也煌煌鮮  
明貌駟馬白腹曰騶孔氏曰檀弓亦言戎事乘騶  
彭彭強盛貌師尚父太公望為大師而號尚父也  
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涼漢書作亮  
佐助也王莽傳注肆縱兵也會朝會戰之旦也  
此章言武王師衆之盛將帥之賢鄭氏曰戰地寬

又強盛尚父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  
明武王曰無復濁亂盧陵彭氏曰當發亥之夕  
命之無復濁亂陰暄之及甲子昧爽一戰之後  
民之情大悅向者昏亂穢濁之氣一洗而濁之  
快哉公避之以待其清及去則源清而流之故伯  
夷故武王泰誓其撥亂反正之神速蓋知其心  
矣故武王泰誓其撥亂反正之神速蓋知其心  
以會朝清明嘆其撥亂反正之神速蓋知其心  
在會朝清明嘆其撥亂反正之神速蓋知其心  
事於言其擅車已言煌煌而朱氏曰此章述牧  
是無待於擊刺也言其煌煌而朱氏曰此章述牧  
方天之良則擊刺也言其煌煌而朱氏曰此章述牧  
已不待於擊刺也言其煌煌而朱氏曰此章述牧  
也所以然者殷周之衆則於貫革也言其煌煌而朱氏曰此章述牧  
衆也所以然者殷周之衆則於貫革也言其煌煌而朱氏曰此章述牧  
皆此意孟子曰朝之爲言正敵久矣孔子曰仁  
所以終首章之意也華谷嚴氏曰八章終上定也  
首之明明也然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非德之明者

能之乎○安成劉氏曰此章可以見天命之難信而為君之不易焉  
又不挾四方焉可以見天之難信而為君之不易焉  
其端此章終其意唯以紂與武王觀之則成王之  
所當監者哉  
失豈遠哉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名義見小旻篇三山李氏曰大雅之詩則謂之小  
明一章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與二章言王季  
太任之德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德四章  
五章六章言文王太姒之德以及武王七章  
言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克商以終首章之  
意華谷嚴氏曰首章泛言天人之理見殷亡  
正其後乃又述文武王生武王及伐殷之事以  
成首章之意其言皆有次序也○慶源輔氏

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繇繇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

曰君有明德則天有季太任命有文王季文王則有  
太任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德則有文王之德則有  
大明則有詩則有當知天人之機如影隨形聲之相  
安危治亂廢興存亡之理此詩周公作以戒成王  
似皆非苟然也又曰此詩周如公作以戒成王  
前五章言周之王積德之盛而天命之積成亦  
非一日應人之力之積而得與者後兩章言成  
王聞之思天命之不紂而集祖宗之於天下也  
非苟得則兢兢業業以保其章以六句八句  
守之自有不能已者矣  
相間又國語以此及下篇皆為兩君相見之  
樂說見上篇魯語叔孫穆子之言也

田節反沮七余反漆音七父音甫  
陶音桃復音福穴叶戶福反

比也縣縣不絕貌大曰瓜小曰瓠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絕至末而後大也民周人也自從土地也沮漆二水名在邠地古公號也直父名也或曰字也後乃追稱大王焉格庵趙氏曰古公猶前之本號古公當殷末時陶窰也陶窰也孔氏曰陶窰以陶去其質故直父以各言復重窰也穴土室也家門內之通名也邠地近西戎而苦寒故其俗如此○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大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劉氏曰八章以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氏曰此言是也此其首章言瓜之先小後大以比周人始生於漆沮之上能不絕其緒故以前微弱甚矣

與故川王氏曰周國嘗幾亡矣其後土漆沮而國復不窰用夫其官而自窰於戎狄之問公劉之篇說劉往居焉○安成劉氏曰周人之生盛於岐周豐鎬之時而始於公劉居邠之日公劉以前周生於維姜嫄而此一窰竄周民幾無生矣故厥初生民時生自上沮漆又一初也而古公之時居於窰窰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而後大也華谷叢氏曰首章述太王初居邠之事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

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賦也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也東萊呂氏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之時

馬叶蒲補反

詩呼五反

畧地相宅精許水涯也漆沮之側也岐下岐山之  
下也廬陵羅氏曰岐山地理考異亦名天姜女大  
王妃也胥相宇宅也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  
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  
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  
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  
去之去邠喻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  
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糜鹿之皮也幣帛  
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羊地而殺人  
是以前所養人也南軒張氏曰大王於邠人歸市而  
爭先也○南軒張氏曰大王於邠人歸市而殺人  
馬珠也○南軒張氏曰大王於邠人歸市而殺人  
忠厚而不可迫邠太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  
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羊地而殺人

歸而強民以從特曰二子何患乎無君此大地  
斯言有以感動之蓋民之心自不庸釋乎太王非特  
曰善稱大王肇基王迹蓋見得民心之始也○張子  
去邠民皆持而隨之固未嘗率之也王始也方其  
迹之始莫大於此蓋民歸之則天命之矣

○周原膺膺董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  
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辛曰原膺膺肥美貌  
董烏頭也荼苦菜屬也飴飴反夕清也本與附同  
根形似烏鳥之頭獨人謂烏頭也契所以然火而灼  
龜者也儀禮所謂楚燂音燂又音燂是也善氏掌共  
音燂

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曰楚燔之木燒之於焦  
楚燔即契也楚荆也卜者以楚燔之木燒之於焦  
灼之既熱執之或以灼或曰以勿刻龜申欲鑽之  
龜前漢書上聲音爵也詩曰爰契我言周原土  
處也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摯音契我言周原土  
地之美雖物之苦者亦耳於是大王始與幽人之  
從也者謀居之又契龜而上之華谷嚴氏曰爰始  
謀及卿士庶人也契龜謀及卜筮也○三山林氏  
曰太王遷岐衛文遷楚丘未嘗卜筮也然君臣既有  
定議乃卜洪範所以先乃心卿士庶人而既得吉  
兆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或曰時謂  
土功之時也臨川王氏曰豈則命其臣民止于茲  
既命其土功之時遂築室也○華谷嚴氏曰三章  
宅於岐也

祗叶滿彼反

事叶上止反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  
誦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賦也慰安止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宮在中代居  
左右故王蕭云乃左右疆謂畫其大界理謂別其  
開地置邑以居其民  
條理也宣布散而居也或曰導其溝洫也誦治  
其田疇也自西徂東自西水許而徂東也周徧也  
言靡事不為也慶源輔氏曰第一二句則民居各  
田各有分而得也定而得也營立矣三四句則民  
許而徂東凡經始之耕治矣五六句總言其從西水  
○華谷嚴氏曰四章述定民居治田也

○乃召司宮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

上十五

上

直縮版以載作廟翼

賦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孔氏曰司空之屬有匠人掌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司徒之屬有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司徒之職故先召之繩所以為之致衆庶令徒役司徒之職故先召之繩所以為直凡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束板而築也孔氏曰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祖右社中闕一區則井田樣畫為九區區前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闕一區則井田樣畫室宮室前一區為市四而外朝社右會藏庫之屬皆在馬後一區為市四而外朝社右會藏庫之屬皆在馬而外朝一區為市四而外朝社右會藏庫之屬皆在馬規模之大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版投擊者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也長樂劉氏曰築生築訖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也

○棟之檠陝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狀水反 檠丁古反 薨音阜 勝音升  
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翼翼嚴正也曹氏曰此章伴立室家則定其規模此○華谷嚴氏曰五章將營宮室先於廟故其序如長樂劉氏曰二章言遷三章四章言先營民之序處授民之耕墾此章始營公室焉

馮百堵皆興聲鼓弗勝馮狀水反 檠丁古反 薨音阜 勝音升  
賦也棟盛土於器也檠檠衆也度投土於版也薨薨衆聲也登登相應聲削屢牆成而削治重復也馮馮牆墜聲晉山蘇氏曰既成而削之其聲馮馮然堅也○長樂劉氏曰謂牆成脫版

制其堅○凸音迭五版為堵與起也此言治宮室也

平直○一丈二尺以鼓後事弗勝者言其樂事勸

功鼓不能止也考索曰鼓人之云以擊鼓鼓後事春

事以弗亟為義故以臯鼓節之古者上之使下以

仁常欲緩而不迫故以臯鼓節之而弗止故曰擊鼓弗勝○

欲敏而有功以鼓節之而弗止故曰擊鼓弗勝○

獨詳於版築之事者蓋垣墻所以園乎外華此則

於百堵皆與鼙鼓弗勝則

八之樂事於是為至矣

抗苦浪反叶古即反

### ○廼立臯門臯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

將七年反

行叶戶即反

賦也傳曰王之郭門曰臯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

應門將將嚴正也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

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

侯不得立焉宋子曰書言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

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

以庫門為天子臯門禮記曰天子應門明堂位言魯

郭門為臯門天子禮記而諸侯門當名庫門朱謂天子

毛說訂之書春秋為天子記家語而斷之曰太王初作

臯應二門後尊為天子臯門者遠也明最在外部故曰臯

庫門則有藏于此故也臯門則取其大也此五門各

禮又其義然書又應治也門南門則取其大也此五門各

冢土犬音社也亦犬王所立而後因以為天子之

冢土犬音社也亦犬王所立而後因以為天子之

冢土犬音社也亦犬王所立而後因以為天子之

冢土犬音社也亦犬王所立而後因以為天子之

冢土犬音社也亦犬王所立而後因以為天子之

冢土犬音社也亦犬王所立而後因以為天子之

冢土犬音社也亦犬王所立而後因以為天子之



制也宋子曰大王立岐周之社武王既而殷國遂  
立漢社稷也臨川王氏曰宗廟宮室戎醜大衆  
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兩  
日宜祭名以兵凶戰危慮有負賊祭之以求福宜  
故謂之宜震源輔氏曰二門既立而太社遂立  
太社既立而大衆攸行周家之勢至是蓋勃勃然  
有不可得而禦者矣昆夷其得而不服哉百堵皆  
興馨鼓弗勝則人心之樂事勸功不可知矣迺立  
氏曰宜祭社之名也安成劉氏曰上四章之  
營立宗廟宮室社稷皆在居民之後先王重民之  
意如此蓋國以民為本也

○肆不矜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

拔蒲其反 矜吐外反 混叶音昆 駭從對反 喙吁貴反

道矣夫混夷駭矣維其喙矣

賦也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矜絕愠  
怒也隕墜也問聞通謂聲譽也柞櫟也枝長葉盛  
叢生有刺械白桺也爾雅注耳當紫亦可啖東陽許氏曰柞理易白直理易  
破可為犢車幅又可為牙戟於音柞也始通道於柞  
拔挺拔而上不舉曲蒙密也允通也始通道於柞  
械之間也駭突喙息也蓋田呂氏曰喙張喙而  
言大王雖不能矜絕混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已之  
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也但不廢其自  
脩之實耳慶源輔氏曰肆不矜厥愠不責夫入之  
而已若專於治人而不反之身與雖務反身而不

免責於人者皆非聖人事也自脩之實而但言其  
聲問者有其實則有其名其與後世所謂以虛聲  
不問之者然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  
物鮮少至於其後生甚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  
通昆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慶源輔  
簡矣字可見不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為文  
期然而然之意東萊呂氏曰此章或以為專指太王或  
王之時矣東萊呂氏曰此章或以為專指太王或  
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則太王安得無昆夷文王  
維其喙矣文王猶事昆夷則太王安得無昆夷文王  
桓安可指為文王之對曰伯王季然則柞棫斯行道  
屈伸之理始於太王之終乎蓋總叙周家王業積施  
曰八章言太王於文王之終乎蓋總叙周家王業積施  
此章首二句以說文王之終乎蓋總叙周家王業積施  
王之詩馬二句以說文王之終乎蓋總叙周家王業積施  
成之則此章之末四句通文王之首即言虞芮質  
昆夷不服而太王不降其開及其終也文王德盛

而昆夷自服一章之問神祖聖孫相首尾昇傳既  
則其歷年亦久矣若以皇矣三章及天作之頃  
朱氏曰此章通言太王之德也自外至者至也  
治之有由政之由中出也必加勉焉蓋君子創業  
能必由中出者聖人必加勉焉蓋君子創業垂統  
積累之既久培植之既厚至於木按道通則在  
終屈而必於伸不期然而然者矣附叶上音  
昆夷之章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附叶上音  
○虞芮質厥成文王踰厥生予曰有疏附

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賦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華谷飛氏曰曲直  
得其所平則無爭也

先息存反後胡豆反叶下五反奏叶宗五反

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  
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田之疆界讓畔則  
兩界之地耕墾皆不及讓入其邑男女異路孔氏  
謂城中如王制云道左道右男于由右婦班白者不提  
人由左注云以爲地道尊男由右故也  
挈孔氏曰年老其髮白黑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  
夫讓爲卿建安熊氏曰古者任官必推其人才可  
卿之位可以爲大夫則爲卿才止於大夫者不敢居  
不敢居大夫之位無深競之風有遜讓之實二國  
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  
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  
者四十餘國建安熊氏曰被文王之化自然興起  
以虞芮質成之年爲文王受命之年亦以此歟  
新安胡氏曰來歸者四十餘國要亦道化之所漸

疆土版圖有其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  
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曹氏曰虞芮  
東蹶生未詳其義或曰蹶動而疾也生猶起也子  
成而動也生是與起之意當是一日之間虞芮質  
起予詩人自予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  
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孔氏曰喻天下以王德宣  
而歸武臣折衝曰禦侮折孔氏曰武力之臣能  
趨之折止敵人之衝突者○言  
昆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於是諸侯歸周  
者衆而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勢是雖其德之盛  
然亦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故各以予白起之其  
辭繁而不殺者所以深嘆其得人之盛也慶源輔

詩至

大

卷

氏曰質

虞為之訟初非期於與起也而其與起之勢厥焉  
而動焉此聖人之事也然亦豈一已所能獨致哉  
故周公以為四臣之助也為多其辭者切矣所謂四  
人者謂有深矣其所以成非止于四而不已也  
○臣者謂有此四等之臣質成是朝觀者不之商而  
文王也朱氏曰虞芮之質成是朝觀者不之商而  
之文王也朱氏曰虞芮之質成是朝觀者不之商而  
其與起也文王之德如乎人之也朝觀者不之商而  
而不可禦矣詩人誓如乎人之也朝觀者不之商而  
助而然蓋舜之德雖非五臣之德也雖非四臣之  
則亦無以佐其治也文王之德雖非五臣之德也  
及而四臣則亦無以佐其治也文王之德雖非五臣  
來茲而四臣則亦無以佐其治也文王之德雖非五  
乃得人之盛而化非四臣之聖化也人知此則無  
絲九章章六句

一童言在幽二童言至岐三童言定宅四童  
言授田居民五童言作宗廟六童言治宮室

七童言作門社八童言至文王而服混夷  
曰肆不矜厥暵亦不隕厥問文王也朱子曰  
本言太王事昆夷亦不隕厥問文王也朱子曰  
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九章遂言文王受  
為文王之聲問之美孟子以九章遂言文王受  
命之享文王則曰所謂受命者蓋者侯歸  
者矣然亦推原之詞耳非天命似有不得而辭  
謂其有改元稱王之事也非天命似有不得而辭  
曰專美三篇皆周公作也非天命似有不得而辭  
則太姒以及武王之德大明則追述王季太文  
姜文王之德以及武王之德大明則追述王季太  
德業之盛以成其意則皆歷述其先王積累  
重不可不謹戒而保守之耳大責  
危危極樸新之極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興也危危木盛貌樸叢生也言根枝迫迫  
危傳江文 樸兩通反 樸音小 樸音酉 齊子孔久 辟音壁 趣叶此苟反

著有畧也撫積也華谷嚴氏曰積以濟濟容貌之美也辟君也君主謂文王也○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是是械撲則新之撫之矣濟濟辟王則左右趣之矣蓋德盛而人心歸附趣向之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我我髦士攸

宜

宜叶牛何反

賦也半圭曰璋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璋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孔氏曰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足為璋瓚祭瓚云若執圭璋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是助行裸也

○淠彼淠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左右奉之其刊在內亦有趣向之意我我盛壯也

錢氏曰衣冠髮後也

俊髦之士至誠一意於奉璋助祭之時我我然無不得其趣向之意

可見其趣向之意

淠匹世反 淠音經

淠音經

淠音經

與也淠舟行貌淠水名

臨川王氏曰淠在烝衆楫

權于往邁行也六師六軍也

華谷嚴氏曰文王未

故言六軍言淠彼淠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

冬而從也北溪陳氏曰汲汲追而及之不待戒命  
璋助祭之士歸向之如比至於此文一有見則  
六軍之衆亦有所征而及之則人之心歸向也  
矣于邁謂有所征而及之則人之心歸向也  
事皆是也助祭無異焉則文王之邁外事也  
人之心是也助祭無異焉則文王之邁外事也  
禮與戎兩章遂言人心之趣向見於祭祀之時  
言征伐之日也  
於征伐之日也

#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靈考遐不作

興也倬大也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  
竟天爾雅注曰箕龍尾斗童文章也文王九十七

乃終故言壽考遐與何同朱子曰遐古也  
記注訓胡字甚好也  
溪劉氏曰退不何也  
日鼓之舞之謂作也  
躍又曰此章之謂作也  
能舞者不深求只向此  
鼓舞之深求只向此  
振動之深求只向此  
方動之深求只向此  
作之深求只向此  
清之深求只向此  
嘗之深求只向此  
久之深求只向此  
語之深求只向此  
不之深求只向此  
章之深求只向此  
如之深求只向此  
以之深求只向此  
氏之深求只向此  
老之深求只向此

寺聖人全

暴自棄習俗益流於下者由上之人無以興起之  
耳故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蓋人同此  
心使同此理非外立一所以強其無待作而與  
生則惡之自不能已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陳氏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

○追琢其寶人率玉其相勉勉我王網紀四

方

興也追雕也金曰離玉曰琢孔氏曰此經上下相  
承所追琢者即金玉  
也相質也勉勉猶言不已也凡網罟張之為網理  
之為紀孔氏曰網者網之大絕本網為張網之目  
紀者紀綱之意  
○追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

至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矣勉勉我王  
則所以網紀乎四方者至矣宋子曰退不作人只  
是說他鼓舞作與底  
是說他鼓舞作與底  
是說他鼓舞作與底  
則所以網紀乎四方者至矣宋子曰退不作人只  
是說他鼓舞作與底  
是說他鼓舞作與底  
則所以網紀乎四方者至矣宋子曰退不作人只  
是說他鼓舞作與底  
是說他鼓舞作與底

械樸五章章四句

此詩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為人所歸後二章

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網紀天下之人而人  
歸之慶源輔氏曰四章言振作五章言網紀  
謂統括維繫之不容渙散也此天之下人而  
璋之士六軍之衆四方之民所以無不歸附  
趣向之也  
右近臣歸向文王三章則言六軍之衆歸向

文王也四章言文王振作天下之人也五章言文王網紀天下之人也然歸向之人者無不至也振作網紀之者至於久遠則其歸向之者益以自此以下至假樂皆不知何人所作疑衆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是第君子于祿是第

興也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楛似荆而赤濟濟衆多也豈第樂易也君子指文王也○此亦以咏歌文王之德言旱山之麓則榛楛濟濟然矣豈第君子則其于祿也豈第笑于祿豈第言其于祿之有道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此溪陳氏曰君

易而巳其諸異乎人之求也○解谷陳氏曰豈第詩人言于祿者謂在積之謂也于祿非文王之自盡其在易則無及言文王受祿以德也○震原所以干祿之道云耳

○瑟彼玉瓚東流在中豈第君子福祿攸

降降叶政反

興也瑟績容貌玉瓚圭瓚也以圭為柄黃金為

青金為外而朱其中也凡氏曰圭以玉為之指其圭瓚盛鬯酒以黃巾為之有鼻口酒出中流之

漢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典瑞注引



以承之也 黃流鬱也釀秬黍為酒築鬱金者  
而和之使芬芳條也 以鬱酌而裸之也  
二米者也 釀秬黍為酒以鬱金和之章名鬱金則黃  
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曰黃金 周禮鬱金以煮之  
鬱中秬也 是名和鬱者為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  
二葉為百草之英 二月有花狀如紅  
蓋煮之用為合而釀酒以降神也 攸所降下也  
 ○言瑟然之玉璜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  
 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為於藝味而黃  
 流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  
 降於淫人矣  
解谷溪氏曰言各以類應也次章言承上章言豈弟君子則福祿自然降下其躬蓋亦不待乎求之意也  
為代專反 天叶鉄因反 淵叶一均反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是第君子選不作

興也 鳶類戾至也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下  
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 蓋鳶之飛全不用  
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退何  
通 ○言鳶之飛則戾于天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  
豈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 言其必作人也  
章言作人之妙也 鳶飛魚躍言天壤之內莫不自  
得其性而不知所以然也 豈弟文王何不作人乎  
言必有以興起之而使然也 不自已也  
回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猶愈謂魚川泳而鳥雲  
飛上下各得其所 詩人言如比氣象周家作人  
以之 ○慶源輔氏曰棫樸之詩言文王德盛而人

心自然歸向之如旱麓之詩言文王之德盛而上天  
自亦言作人之極則為五福所聚而與民共之  
曰皇建其極則為五福所聚而與民共之  
感而化焉則是以成天布此福而與民共之  
一而首之詩亦以成天布此福而與民共之  
各名位者豈以其身自為言者亦宜矣蓋天下之人  
昌然後為福也

○清酒既載駢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眉壽

福福筆方反

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承上章言有尊第之德  
則祭必受福也

所謂馨香无幾正也故  
自豈弟之德則受福矣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

矣

興也瑟茂容貌按成列氏曰上章王贊故言燎爨  
也或曰燥燎除其旁草使木茂也程子今人種榆  
華谷氏曰箋以為柞棫所以茂者乃人燎除  
其旁草治之使无害不若以爲民取以此言得福之  
詞勞慰撫也孔氏曰此章又承上章者正以爲神所勞  
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又承上章者正以爲神所勞  
必爲神所慰撫則祭必受福亦其宜也  
受福之本也

詩經大全 卷之十一 世



而人歸之早麓言文王德盛而天福之思齊又推  
本而助之文王之深而然也○德盛者由聖母矣成文王之  
遠助之文王之深而然也○德盛者由聖母矣成文王之  
為母將不於其任太或曰使文王以頑為父以  
終之舜者孝也舜終不卷而替瞽瞍此舜之所以始而  
臣之難舜處其易舜知其難又王知君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恫痛也刑儀法也  
正齋陳氏曰古人於夫婦之分極加戾焉刑于寡  
妻刑于二女刑之一言蓋其法近於忍不止於異  
有以儀刑之豈能全此如德之懿乎寡妻猶言

寡小君也御迎也御谷嚴氏曰王肅云以迎治天下

國言文王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

法內施於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禮氏曰

前此章之意其序則先尊而後卑先親而後疏也

孔子曰家齊而後國治國成則氏曰大學傳齊家

謂即刑寡妻至兄弟御家邦之意孟子曰言舉斯

心加諸彼而已南軒張氏曰文王之刑寡妻至兄

蓋無非是心之所存也及聖人雖無事乎推然張子

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也禮氏曰先神而後

後國親疎之說也誠以奉神而神無不格誠以治

接神人各得其道也射叶音亦 保叶音飽

雖於容反射叶音亦 保叶音飽

保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

賦也雖雖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  
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斂同厭也  
保守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  
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  
常若有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  
焉其純亦不已蓋如此  
薛谷氏曰在宮則和在廟則敬其  
不見而亦有所守焉  
履已而亦有所守焉  
皆文王之誠也  
所謂神人乎格可謂得為主人神人之  
所前章所謂神人乎格可謂得為主人  
上章而言雖雖在宮則刑于寡妻以下  
之事肅

變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  
此其下章用韻未詳

變

賦也肆故今也戎犬也疾猶難也大難如姜里之  
囚及昆夷獫狁之屬也殄絕烈光假大瑕過也此  
兩句與不殄厥愠不預厥問相表裏  
安成劉氏曰

前聞也式法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  
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東萊曰文  
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  
失其聖光大不缺也東萊曰文  
無不谷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  
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東萊曰此章則  
昆夷儉狃之伐姜里之囚皆所謂實事言之如  
來是亦定教雖聖人有所不能免特處之有道耳  
故言其大難雖不能殄絕之而使無人在我光大  
聞亦式終無瑕玷焉此樂天之事非聖人不能也  
思不勉從容中道也文王之德至是則無以復加  
待於有所聞有所諫而後中道哉○東萊曰

此章言三從容中道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入無斃譽

髦斯士

賦也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為也古之人  
指文王也東萊曰禹皋陶已曰稽古則以文王為古之人  
復何譽名髦俊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見於事  
者如此兩肆皆言其效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  
成就孔氏曰言長者道德蓋由其德純亦不已故  
令此士皆有譽於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東萊曰  
無大皆有所觀感而有其成就故天下人才無小

詩經

大雅

卷

得其名譽於天下而成其俊又之美也以上三詩  
皆言文王之德之盛而皆及於作成人之才事以  
是觀之則聖人之德必見於作成人之才事以  
然後觀之則聖人之德必見於作成人之才事以  
我生觀之則聖人之德必見於作成人之才事以  
誠為能化也○東萊呂氏曰華嚴氏曰此章言至  
有大於作人所以無數天地生之詢人不德也故  
以是終焉文王所以無數天地生之詢人不德也故  
也○臨川王氏曰初言太姒則化乎天下也  
內也○終言譽髦斯士則化乎天下也

維此二國其故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定宇陳氏曰文王之  
不資助於太姒而實能脩身以刑于寡妻三  
不特成人而且能成物矣

上帝者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維

賦也皇大臨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二  
國夏商也不獲謂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  
尋度謀也者憎式廓未詳其義或曰眷致也○程  
頌云者定爾功毛氏傳曰者致也○安成劉氏曰  
者釋文音馨集傳是訓為致則當音指讀如者定  
爾功之憎當作增式廓猶言規模也○慶源輔氏曰  
式廓如匡此謂岐周之地也○此詩叙犬王犬伯  
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安成劉氏  
四章叙太王太伯王季之德業也○此其首章先言  
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政

詩經卷之九

獲叶朝古反 度待洛反

既不得矣故求於四方之國程子曰此泛言天祐  
安定也天惟求民所定故君不善則絕之如彼夏  
商二國不得其政則於四方之國求謀有德之君  
使王天下孔氏曰紂既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  
等故配而言之猶崧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也  
苟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  
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為居宅  
也慶源輔氏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者言天之威  
所在也夏商之政不得其道則遂舍之而不顧四  
國之君則於是為道裁培之者難傾覆之者易  
輕易焉大抵天之為道裁培之者難傾覆之者易

○作之屏之其密其翳脩之乎之其濯其

屏必領反 菑莊特反 翳一計反 濯丑貞反 据苑居反叶紀德反剔他歷反屏鳥勉反

柞之辟之其濯其据攘之剔之其靡其

柞章夜叶故音反 串古忠反

柞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

固

賦也作接起也屏去之也菑木立死者也翳自斃  
者也孔氏曰立死之本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  
或曰小木蒙密蔽翳者也脩平皆治之使疏密正  
直得宜也灌叢生者也樹行生者也故辟芟除也  
檉河柳也似楊赤色生河邊爾雅注曰檉河傍赤  
水傍皮正赤如絳一据積賈也腫節似扶老可為  
各雨師松葉似松

詩經



狡者也陸氏曰節中腫以扶老即今靈攘剔謂穿  
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也廩山桑也與拓皆美材曰  
可為弓榦又可蠶也本草曰柘木裏有明德謂明  
德之君即太王也或曰串夷即混  
夷載路謂滿路而去所謂混夷駝矣也配賢妃  
也謂太姜○此章言大王遷於岐周之事蓋岐周  
之地本皆山林險阻無人之境而近於昆夷大王  
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廬陵歐陽氏  
作宅之始岐周之民樂就有德乃上帝遷此明德  
皆共刊除林木而營理邑居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為之立賢妃以  
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王業也慶源輔氏曰此章首八句

人事也後四句天命也由天命時故人事應由人  
事治故天命從也當弱則因其死斃而後去之  
拓則因其業列而修治之捭括凡木則受除之  
一美材則攘剔之蓋順理而為之舉此開闢林木  
遷從之者如歸市非人之所為也必言曰太王之  
者故詩人託詞以帝遷之所為也則天命之蓋  
帝所以主宰乎天者也書言昭受上帝而後言王正此  
其申命用休言帝休而後言天乃天命文王正此  
類也

○帝省其山林柞棫斯拔松柏斯斲按蒲且反帝作邦  
作對自犬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按叶平聲  
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

有四方

賦也按允見縣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間道路通也  
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太  
伯大王之長子王季大王之少子也因心非勉強  
也華谷嚴氏曰李氏云孝弟之道豈可以偽為哉  
能知其心而然耳生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  
能豈非因心而然哉善兄弟曰友兄謂大伯也  
篤厚載則也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言帝省其  
山而見其木拔道通則知民之歸之者益衆矣於  
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其初生  
於林木之間有方與未艾之象夫以同之建國既

得其地而為君者又得其人皆非人力所能為故  
詩人又託詞以為帝省帝作蓋有主宰之者也  
於是犬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  
冥不返犬王設而國傳於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  
興也保子曰大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太伯知之  
為文王又曰太王欲立季歷為其道足以及濟  
天下而非有愛憎之問利欲之私蓋處是以太伯云  
之而不為猶王季受之而不為為至德也○臣父子  
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為至德也○臣父子  
既曰太伯知王季之庸此又所以為至德也○臣父子  
繼天之王之志以成王季之業無非是太伯之讓正以  
為天下之公而不為一身之私也然以太伯而避  
王季則王季疑於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  
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強西山真氏  
友太伯蓋其因心之本然非以其遜已而後友之  
使太伯未嘗有遜國之事王季所以友之者亦若

詩經卷之六

四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  
是而既受大伯之讓則益脩其德以厚周家之慶  
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久之明不為  
徒讓耳盧陵彭氏曰太伯以天下讓王季乃能脩  
然光顯于後世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  
於文武而奄有四方也禮記朱氏曰王業之成雖  
天命之定已見於太伯讓王季之日太伯讓而  
無迹王季受之而無愧此王業之所由基也文王  
伯當立而武王繼之於後此王業之所由成也太  
非王季之功也武王以成太伯之志非武王之友  
成文王之功也武王以成太伯之志非武王之友  
此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  
之先詩人所以存三虞諒於王季也

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  
此必順反此毗至反  
海州繞伯反 祉音止 施以既反

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  
賦也度能度物制義也類春秋傳樂記皆作莫謂  
其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  
也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言其賞不  
濫故人以爲慶刑不濫故人以爲威也順慈和徧  
服也比上下相親也比于至子也悔遺恨也○言  
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朱子曰猶言



此也畔離畔也援攀援也言舍此而取彼也敵欲  
之動也羨愛慕也言肆情以徇物也岸道之極至  
處也密密須氏也姑其入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  
名在今涇州徂往也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  
池是也寧州涇州即今平涼府其旅周師也按過  
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也安成劉氏曰二祐福對  
答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  
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  
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  
也盧陵彭氏曰無畔援則中正而不溺于私無歆羨  
也則剛大而不溺于欲故能造道之極也○長樂  
王氏曰人心未嘗不正也有所畔援歆羨則使之正其  
有所歆羨則不得其正無畔援歆羨則使之正其

私心也○慶源輔氏曰人心一有畔援歆羨則流於  
乎况於用兵行師之際情慾易縱之時而二病不  
去幾何而不流於窮黷也哉故此章將言文王之  
征伐而先言文王之為無此病也此章將言文王之  
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也至以密人不恭敢  
整兵而徂過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  
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畔援歆羨也  
藍田呂氏曰雖赫怒用兵皆出於無心也畔援歆羨  
皆有心者則其怒私而己矣文有所畔援歆羨  
其欲而怒則其怒私而己矣文有所畔援歆羨  
同怒而異乎人之怒私而己矣文有所畔援歆羨  
德如順帝之無然畔援歆羨也○宋子曰此怒是乃與民  
不知私順帝之無然畔援歆羨也○宋子曰此怒是乃與民  
毫之私故見于伐崇伐密皆是有道合著德心無一識  
非聖人之私見于伐崇伐密皆是有道合著德心無一識  
不知天理之私怒也○曹城朱氏曰密之合著德心無一識  
也此天理之私怒也○曹城朱氏曰密之合著德心無一識

怒正兵以此文王征伐之始也新安胡氏曰此是  
過其衆原于天之所命以見  
文王之怒非出於已私也

○依其在京居京侵自阮疆阮疆陟我高岡高岡無笑我

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

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

王

賦也依安貌京周京也矢陳鮮善將側方鄉也  
望之也

既過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  
疆而侵密密猶春秋書公至自晉密阮疆謂自阮  
成劉氏曰春秋書法潛師掠境曰侵春秋書討  
伐此詩於密言侵於崇言伐密人退歸矣故周師  
然其疆而遂接之共衆則密人退歸矣故周師  
出其不意而謂之侵也亦所陟之岡即為我岡而  
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我也  
為密幸而遇文王為伯也伐崇有訊敵伐肆之  
而伐密密人即服不待戰也於是我相其高原而  
馬所謂程邑也慶源輔氏曰文王之兵無密乃據  
兵飲其水者辭直理正威靈氣莫有敵者所謂  
帝為萬邦出所趨向也程靈氣莫有敵者所謂  
曰文王用之廣安胡氏曰度其鮮原以下即言  
以篤周祐也對天下之實事也其字指密而言

孔氏曰程邑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亦遠也○安  
後而作程邑亦猶先有作  
其心之無私故言伐密之必謂貪其土地矣詩人知  
之其地於漢為扶風安陵今在京兆府咸陽縣今即  
西安府咸陽縣隸陝西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  
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

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  
伐崇墉

賦也予設為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

之明德也以猶與也夏革未詳雖難強通然與不

謂大聲以色立文說同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則法

也仇方讎國也仇方一驗也兄弟與國也盧陵彭氏

稱王一驗也未嘗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所謂

雲梯者也臨衝車也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

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崇國名在今京兆府

鄠縣鄠縣即今西安府墉城也史記崇侯虎諧西

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羗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

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

鉞得專征伐曰諧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

詩經卷之九

大雅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程子曰天謂文王予懷人化夫聖人之誠感無所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誠豈暴著其形迹也哉是不發見大其聲色也故曰聲色則不事於化民未也○東萊呂氏曰不德以實也○安成劉氏曰明德者文王之德也○華谷嚴氏曰不暴著其德以實也○安成劉氏曰明德者文王之德也○

○臨衝開開崇墮言執訊連連攸哉安之伐我仇方也夫文王之崇為仇蓋亦天理之當然也○華谷嚴氏曰崇侯虎助紂為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於報私怨者然虎助紂為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蓋由其心絲乎天理非私怨所同者非苟合也

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伯叶上音弟音叶分弗市久仇音仇反忽叶居屈反拂叶分津分安叶於

第第崇墮仇仇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賦也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狀誠割

賦也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狀誠割



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孔曰王

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請功也安安不輕

暴也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

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考索曰漢書稱高祖

管仲稱蚩尤作劍戰史記稱黃帝蚩尤戰於涿鹿

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弟弟強盛貌仡仡堅壯貌

肆縱兵也忽滅拂戾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

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輒孔氏曰信十九

嘗戰矣蓋知戰不敵然後乃降必言文王伐崇

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群神程子曰暴明其罪告之

之道也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

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慶源輔氏曰

也是絕是忽義也仁以附之天下畏之而不取侮

仁之至也義以絕之天下從之而不敢拂義之至

也非文王與天同德者其孰能之○三山李氏曰

文王所伐者崇耳而四方之國無不服從以文王

罪故也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

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安成劉氏曰此其

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而罪人

不可以不得故也其復伐之曰乎此所謂文王之

師也程子曰聖人之伐未有不俟其革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一章二章言天命大王華谷嚴氏曰首章言

章述大王迂岐也○安成劉氏曰兩章稱帝

者三稱天者一可見天之所以命大王者矣

蓋其始去卻則知人從之其歸於岐則四方  
 而求太王之所以得乎天三章四章言天命  
 者則以帝廷明德而然也三章四章言天命  
 王季華谷嚴氏曰二章述太伯王季相遜之  
 及文王也○爰成劉氏曰三四章言帝者四  
 可見天之命王季者矣然而王季之所由得  
 乎克明而然也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  
 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程子曰文王之  
 之始也終于崇天下遂無不服王功之成也  
 實始剪商如文王伐崇一說來如云至于太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之援與爾相與  
 伐崇爾此見大段動衆之援與爾相與  
 自是崇少里因甚如此說侵自既疆陵我高  
 意出陵事都不得文如說看見都自據有其  
 周我陵我自大我泉我池這看見都自據有其  
 土地這我自大我泉我池這看見都自據有其  
 征伐紂不授之文王亦不得已受之橫渠

云不以聲色為政不以革命有中國然順帝  
 則而天下歸焉其外亦不屬於商也此未始  
 內無純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也此未始  
 此只是事勢自突出不許多人也此未始  
 類之君莫非勉識之以故七篇之中心所以  
 國之君莫非勉識之以故七篇之中心所以  
 章至八章言帝者四而帝之所以命文王曰  
 唯其明也武功求其所以孫相傳一又德足  
 天又命武王誅之天豈私於有司也哉  
 室中田給反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望庶民子來

賦也經度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倏然

來叶六直反

而成如神靈之所為也毛氏曰神之精明者稱靈  
遂以爲天子之臺其名如此豈至周有天下營表攻  
作也不日不終自也亟急也國之有臺所以望  
氛殺音殺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東萊呂氏曰作  
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疏論精神宣節勞佚  
蓋一氣張弛無非事也安成劉氏曰韻注氣祥  
勞佚則於此遊觀皆取其高明也文王之臺方  
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你之所以不終日  
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  
如子趨父事不召自來也慶源輔氏曰經始勿亟  
上四句意如字陳氏曰不欲其急而過於勞者  
愛民之仁子來而忘其勞者事君之義未有上好  
民則子來君民之相與如此三山李氏曰速成

出於民之意則可出於君之意則不可出於君之  
意則爲勸民出於民之意則見其待民心也勤  
曰首章述作臺之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  
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此  
之謂也朱子曰言文王雖用力而  
之謂也朱子曰言文王雖用力而

○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翯翯

翯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賦也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孔氏曰  
界域禽獸鹿牝鹿也伏言安其所處不驚擾也衆  
劉氏曰鹿易逸王在靈囿徒御濯濯肥澤貌翯翯  
非少乃不驚不逸而攸伏也

紫白貌靈沼園之中有沼也物滿也魚滿而躍言  
多而得其所也曾氏曰鹿自如而不驚鳥翔集而  
時飛潛走伏皆遂其性也華谷叢氏曰吹章言之  
既作臺而遊焉夫車馬羽旄一也有見之而吹  
喜色者有見之而疾首蹙頞者由人心之樂不樂  
也文王烏歌魚鱉何以其與人哉特氏心之樂不樂  
孟子最善說詩只民樂其有麋鹿魚鱉一語道盡  
一詩意也曹城朱氏曰基下有園則從而謂之靈  
園則見其鹿之伏伏言其性之適也見其鹿之  
則見其體之肥也見其鳥之  
言其走者樂其為飛走也王之  
飛走者樂其為飛走也王之  
樂其為鱗介也已  
樂其為鱗介也已

○虛業維維其其維維於論鼓鐘於樂辟

辟音璧

虛音巨

擬七凶反

貴扶云反

補音庸

論音門反

樂音各

賦也虞植木以懸鐘磬其橫者曰狗音業柎上木  
版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孔氏曰兩端有柎木其  
虞謂橫者為柎也上加大版刻版如鋸齒者為  
為飾也鄭氏曰虞也柎也所以懸鐘磬也柎業  
上懸鐘磬處以綠色為崇牙其狀樅樅然者也孔  
曰以綠色為之其狀樅樅然謂之崇牙也段氏曰鐘  
虞飾以羸屬磬屬虞飾以羽屬器異虞故也鐘磬  
之筍皆飾以鱗屬虞飾其文若竹之有筍然也兩端  
有壁龔牙龔氏謂戴壁龔垂羽是也蓋龔然所以  
崇崇牙龔氏謂戴壁龔垂羽是也蓋龔然所以  
牙龔氏謂戴壁龔垂羽是也蓋龔然所以  
具矣此有替所以無壁龔至周則極文而三者貴  
大鼓也釋文曰貴長八尺鼓四尺鼓四尺而  
其鼓之面皮也中圍加三之一鼓四尺而  
冒者徑四尺也

詩經大雅卷

徑四尺則其圖下二尺鼓腹之圖加三之一也  
則其圖十六尺而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  
大鍾也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賈氏曰樂之不能盡  
故曰於論也辟壁通離澤也辟離天子之學大射  
樂於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離  
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離  
以水繞之詩曰于彼西離說者令在外觀也○采子曰  
振水而其學即所謂西離也孟子所謂序者射也  
則水蓋有以射為主者矣蘇氏謂周言文王有  
辟離之樂則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嚴氏曰三  
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於此○華谷嚴氏曰三  
四章之樂也○辟離作樂之事文王既道固不廢樂而  
大射之禮也○辟離作樂之事也○辟離無可疑者此後刑章  
自說遊觀靈臺之事也

於論鼓鐘於樂辟離鼂鼓逢逢矇矇奏

公

賦也鼂似蜥蜴長丈餘皮可冒鼓逢逢和也曰坤雅  
小正云剥鼂以為鼓其皮堅厚取以冒鼓故曰鼂  
鳴鼂鼓非特有取於皮亦其鼓聲隆也大蒙鼂之  
長一丈其聲如鼓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  
矇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  
也公事也聞鼂鼓之聲而知矇矇方奏其事也矇  
也端氏曰申言鍾鼓之聲而矇矇之樂詠嘆不能已樂之不厭  
也之詞奏故九成謂之九奏方言奏其事樂之不厭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詩經卷之五

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  
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  
樂之詞也孔子曰鄭氏云韓詩說辟離者天  
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左氏說天子  
靈臺在大廟之中靈臺一篇有靈臺有靈臺  
無明文耳按靈臺及三靈或同處矣○黃氏  
曰民樂其有靈臺及三靈或同處矣○黃氏  
王未嘗無靈臺及其物也○雙峯饒氏曰文  
和文王始作靈臺然後有樂不違服食用咸  
又樂其有鳥獸魚鼈其作樂於辟雍也又樂  
其有鐘鼓之音所謂聞王鼓樂於此飲上則  
有喜色也言之不能盡而嗟嘆之不能已則  
民之愛戴者深矣○定宇陳氏曰靈臺一詩  
也其樂也外辟雍教化道義之樂上之本也

其樂也內民樂其樂蓋至此矣○豐城朱氏  
曰前二章言靈臺之遊觀後二章言辟雍之  
教養有遊觀而必言其物之盛者以見蕃育長  
養之有素也必有其物而後言其樂之盛者  
見鼓舞作興之有術也然則臺池鳥獸以  
樂固與百姓共之而鐘鼓之樂始得與貴者  
共之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賦也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主武主實造  
周也哲王通言太王王季也三后犬王王季文王  
也在天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慶源輔氏曰  
甚有意須王武王也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后  
也京鎬京也蔡溪陳氏曰哲王之在天則武王也  
字一作下

詩經卷之六

字 評 字 九 反

○王配于京審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

述而三繼王王其著受業在之配鎬  
之歸后之季也始自命必天緒彼京者足  
責美謂實文謂則武有世之而者在天者以  
者於非能王配既沒而所基不有文也周之  
其必后業之在天其精在於是而可乎武人  
知要之所成而歸功於武王則夫原其始  
所其終而歸功於武王則夫原其始  
法矣

賦也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以配三山李氏曰武王  
世起而求故也起而求以繼之也○華谷嚴氏曰  
王德用康又民作求而長言合於天理故能成  
則不足信於天下也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  
對彼之天三王與書所謂作周乎先王之德  
者之信此乎朝一之夕所謂能成哉○華谷嚴氏曰  
武無窮遂成者先朝一之夕所謂能成哉○華谷嚴氏曰  
信則天窮遂成者先朝一之夕所謂能成哉○華谷嚴氏曰  
與世德天即服而王也○定宇陳氏曰配天而信  
后亦在豐城朱氏曰此章二天配命者則必能於宗而  
以辭而對乎天而辭求已心復與天理而為一此所  
有以配合乎天而辭求已心復與天理而為一此所

則○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

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為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為法耳朱子曰六於是世德而成王之孚孝思作求至於成王之孚上於其是○長樂王氏曰武王繼其志述其事也○宗嘉陳氏曰王者之德著於人而可知信者謂之孚台於心而不忘者謂之德著於下皆知法武王之德而不知德之可法者本於聖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服叶甫此反

賦也媚愛也一人謂武王應如不應後志之應侯維服事也○言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為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主之事也華谷嚴氏曰天下媚愛武王也孝者德之順故又言武王永言孝思昭昭然能嗣其先世之事也序所謂能昭先人之功也○慶源輔氏曰下武六章下章都疊上章一句說獨四

詩經大雅卷



祐

候古反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

章不然而者蓋承上二章三章兩章而言武王既能成王皆戴武王而所以應下之維是順德焉順德即孝之所在也武王上以孝感故下以順德應至其然後再疊上章一句永言孝思說起而順德又言明乎其德先王之章也夫嗣先王之孝事即是世德上以求世德作末昭哉嗣服又朝皆是孝孝即順德之所致也○新安王氏曰武王之順德在於繼志而天下應之則其孝能嗣先王之德也

賦也昭茲承上句而言茲哉聲相近古蓋通用也

佐

○受天之祐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

武述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武來世能繼武王之迹則於萬斯年永受天祿而豐城朱氏曰繩祖武者欲人之繼武王之迹也○不替又不止此四王之迹則於萬斯年永受天祿而豐城朱氏曰繩祖武者欲人之繼武王之迹也

賦也賀朝賀也周朱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黃

日孝弟之至則通天之神明光于四海而得萬國之歡心此所以受天之祐四方來賀也○安成劉氏

曰事見周顯王二十六年此借引之故朱子初解  
此下有曰其事則猶此也但秦以力周以德耳  
退何通佐助也蓋曰豈不有助乎云爾新安王氏  
福則四方諸侯皆來朝賀雖千萬年相與佐助也  
於周則豈不有助乎周家也哉○定宇陳氏曰朝賀  
且福之人將焉往宜乎周家也哉○定宇陳氏曰朝賀  
見人心不徒屏王之室之至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首章言武王能  
天下中三章言武王善繼善述之孝又有常  
永不已之誠故能成王善繼善述之信為天下之法  
以致天下之誠故能成王善繼善述之信為天下之法  
成效大驗而如此則其後世子孫亦將善繼其  
先人定緒陳氏曰受此上天之美福多矣  
也○定宇陳氏曰受此上天之美福多矣  
往開後嗣於將來惟以求世德永承孝思  
而上合天理下孚人心者為之本耳或疑  
此詩有成王字當為康王以後之詩然考尋

通貫一作貫通

文意恐當只如舊說且其文體亦與上下篇  
血脉通貫非有誤也黃氏曰中庸言武王續  
不失天下之顯名而此詩言武王得天下亦  
言其配三后之德故中庸言達孝而此詩言  
其孝思中庸言考者善繼志述事而此詩言  
孝亦曰成王之字也

文王有聲適駿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

文王有聲哉

辭一作詞

賦也適義未詳疑與聿同發語辭駿大烝君也○  
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  
遷豐六章以下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聲也

鄭氏曰聲甚失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

而觀其成功耳曹氏曰文王之道務在安民而已

王征伐皆求所以安民也觀所以成業之效者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

克君也哉慶源輔氏曰文王之所以征伐者不過是求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

豐賦也伐崇事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國之

地在今鄠縣杜陵西南孔氏曰武功非獨伐崇而

屬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速故

特言之為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邑也○畢谷嚴

氏曰文王受天命以討罪不容已故有此征伐

之乃作邑居之誠得入君之道也○豐城未氏

崇所以命自文王而始集故武功自文王而始成

除天所以除暴則人心服所以立天下之本自以

本則人心歸此文王之所以克君也○豐城未氏

邑之城因舊溝為限而築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

尺匹稱棘急也王后亦指文主也慶源輔氏曰王

君也本稱也○眉山蘇氏曰克崇○言文王營豐

賦也滅城溝也方十里為成成間有溝深廣各八

孝王后丞哉孝叶許六反或呼候反

○築城伊滅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

棘居功反欲禮記作曰

棘居功反欲禮記作曰

棘居功反欲禮記作曰

棘居功反欲禮記作曰

棘居功反欲禮記作曰

棘居功反欲禮記作曰

棘居功反欲禮記作曰

而不侈大作孔氏曰制作述皆非急成已之所欲也特

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慶源輔氏曰作城而

城則其規模本不大也然亦非是文王急於成已

之欲而苟作之也特以追先王之志而來致其孝

耳○定宇陳氏曰上章言作豐受命于天此章言

作豐追孝于前以見作豐之心也○安成劉氏曰孝

華谷嚴氏曰此明作豐之文王也○安成劉氏曰孝

者善繼志善述事者也故曰父作之子求乎子即文

王所以事父者也故曰父作之子求乎子即文

氏曰適追來孝又王之孝也亦言孝思武王之孝

也○文王之孝有功此先人之志也○武王之孝

有以成文王之功此先人之志也○武王之孝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丞哉濯五音反 垣音袁 翰叶胡田反

賦也公功也濯著明也藍田呂氏曰濯如○王之

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故爾四方於

是來歸而以文主為楨榦也藍田呂氏曰文王建

往皆倚以為榦○龍舒王氏曰維豐之

垣有形之勢王后維翰無形之勢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丞哉

賦也豐水東北流徑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績

功也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華谷嚴氏曰皇

又大事辟君也○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董氏曰周

水正在其旁于是思禹之故績而見周之功也

○孔氏曰左傳劉定公見維水曰美哉禹之功也

此亦見豐水故四方得以來向於此而以武王為  
而思禹也故曰豐水所以東注于河者是禹之功  
也蓋以武王之功配此武王未作鎬京時也  
禹皆除害濟民也此武王之順也四方攸同言其  
日豐水東注言其水勢之順而有以見神禹之功  
心之合也即水勢之順而有以見神禹之功  
於文王而神禹也  
無愧於神禹也

# ○鎬京辟離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皇王丞哉  
賦也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  
里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邠公劉居豳大王邑岐

而文王則遷于豐至武王又居于鎬安成劉氏曰  
岐山東南二百餘里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  
地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宋子曰秦始立營朝宮  
先王之宮庭小故作之想迂鎬之意亦如是此  
長樂劉氏曰武王以諸侯之朝觀四夷之來王非  
豐邑可容也辟離說見前篇張子曰靈臺辟離文  
王之學也鎬京辟離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  
之學矣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  
王者未之有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  
而天下自服也虜陵彭氏曰建國居鎬京講學行禮  
而先建亭首善之地教化之源也○華谷氏曰鎬  
四方之服也久矣此言辟離之化深入其心也  
而言教化者見武王燕化流行而人心服也○慶

源輔氏曰見武王得天下以教化為先務也先生  
謂以見武王之得天下非以力取之是也○豐  
城朱氏曰四方無思不服見武王之盡君道  
也錫京師四方無不服則其尚德  
治之而四方無不服則其尚德  
無不於此乎心服則其尚德  
而不尚力於此亦可見矣  
京叶居良反  
征討諸盈反

○考卜維王宅是錫京維龜正之武王成  
之武王永哉

賦也考稽童氏曰卜筮之道必先斷于心故曰考  
濟衆志也洪範稽宅居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  
疑以汝則從為主宅居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  
輔氏曰所言武王居錫稽決於龜而成其居邑亦非  
私意之所為與三章言文王匪棘其欲之意同  
張子曰此舉謚者追述其事之言也此詩五章六

章先稱武王為皇王至此章以後乃舉武王之謚  
故朱子引橫渠說明此詩為追述武王之謚  
其後所以論鄭譜之誤爾○豐城朱氏曰武王之遷  
錫龜為能致其決之私也必考之于卜以定其宅焉  
惟龜為能致其決之私也必考之于卜以定其宅焉  
遷固將上以開無窮之基信乎其克君也哉

○豐水有芭武王豈不往詒厥孫謀以燕  
翼子武王永哉

興也芭草名仕事詒遺燕安翼敬也子成王也○  
錫京猶在豐水下流故取以起興言豐水猶有芭  
武王豈無所事乎况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為事  
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謀及其孫

則子可以無事矣臨川王氏曰雖胎之以謀或曰  
賦也言豐水之傍生物繁茂武王豈不欲有事於  
此哉但以欲遺孫謀以安翼宇故不得而不遷耳  
慶源輔氏曰此章兩說雖不同然以遺孫謀安翼  
子為武王之則同也第二說雖覺輕快然首句  
者箇豐水有芑一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於武王則言皇王維  
辟無思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  
續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  
於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  
慶源  
回每章皆言烝哉以結之者不獨以見其嘆  
美之意又以示後世子孫使之知其必如文

事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服四方定鍋京安  
事世之抑為武王使文野更在十三四年將  
言武功抑為武王使文野更在十三四年將  
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來詩載武王功却少  
竟休了一伐似果實文王待他黃熟自落不  
何耶蓋創業而此詩未嘗一黃熟自落不  
前所不能致也詩人亦言其意而告武王功  
矣不可一功則非不足於文也所謂一桓武一  
而京武之離則非不足於文也所謂一桓武一  
道也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鄭譜此以上為文武時詩以下為成王周  
公時詩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則

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明有聲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為文武之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皆為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詩經大全十一卷終

詩經大全卷之十二

生民之什三之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賦也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邰氏女各嫄為高辛之世妃孔氏曰鄭氏謂姜幾世故直以世言之為精意以享謂之禋祀祀郊禘

嫄音原叶倫反 禋音因 祀叶養里反 敏叶母鄙反 夙叶相即反 育叶曰通反



也弗之言禘除音弗也禘無子求有子也古者立郊  
禘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媒者神之  
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大牢祀之類氏曰祀以  
也祭以大牢尊其禮也祀以簡狄從帝而祀郊則  
是帝嘗簡狄之時已有神矣○孔氏曰燕來主為  
產乳滋蕃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祀郊禘至  
高辛以高辛之世有吞卵之配祭故為禘之嘉  
祥又以為高辛之世禘配祭天子親往敬其事焉乃禮  
后率九嬪御九嬪氏曰嬪天子親往敬其事焉乃禮  
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郊禘前也氏  
曰禮天子所御率者使太祝酌醴酒飲之於郊禘  
之庭以神惠光顯之也為男也○鄭氏曰禘之帶  
弓衣執弓矢與其所生為男也○鄭氏曰禘之帶  
也禮乃通言古者天子成劉氏曰此上鄭氏曰禘  
禮耳非專指姜嫄之事也履踐也帝上帝也武

迹敏振音大指○朱子曰敏字音動也猶驚異也  
介大也震娠音身懷也○孔氏曰左傳云邑姜方震  
為震夙肅也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注曰則室則  
謂夾室也育養也○姜嫄出祀郊禘見大人迹而  
燕寢也○鄭氏曰時有大人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  
履其拇○鄭氏曰時有大人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  
辛子孫之妃而得祀郊禘其禮豈古遂歆歆然如有  
禮簡質天子諸侯皆用其禮欽遂歆歆然如有  
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  
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華谷嚴氏曰臨川王氏曰  
繇所謂厥初生民則本由太王之興此周公制  
禮尊后稷以配天○孔氏曰周公以王功起于后稷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推本祖俱為其本故作此詩以推

詩至大

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固有以異於常人  
也是又問其所以然也蓋言其所以然而終  
結之以時維後稷種而利及萬世非天之命而何  
也後稷始牧民稼穡而利及萬世非天之命而何  
宜其始生之靈異乎華谷嚴氏然巨跡之說先  
儒或頗疑之豈可因後世所謂祥瑞固多偽妄然  
為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而張子曰天地之始  
固未嘗先有以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  
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  
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  
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矣雙峯鮑氏  
和元氣之會歸為麟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  
鳳非是有種而生

足怪哉斯言得之矣朱子曰天下之理一而心而  
化生萬物者理之常也若姜嫄簡狄之生稷契此  
理中之變也又曰履巨跡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  
耳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言蓋當意會之可也  
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蓋當意會之可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留無

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

子

賦也誕發語辭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先生首生

詩經大雅

卷之二十一

七

也達小羊也羊字易生無留難也本草曰生易物  
副皆裂也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居然猶徒  
然也○凡人之生必圻副災害其母而首生之子  
尤難今姜嫄首生后稷如羊子之易無圻副災害  
之苦是顯其靈異也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  
裡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華谷嚴  
章述稷生之易也○慶源輔氏曰首章言其受孕  
必異於人也上帝不寧不康裡祀乃指首章所言  
事也

○誕真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真之平林

會伐平林誕真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

夫后稷呱矣會豐實詩厥聲載路

賦也隘狹腓芑字愛新安胡氏曰集傳於采薇小  
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如足則正與易感其腓  
同義意者牛羊見稷以足趾避庇之知有愛之之  
意故謂會值也值人伐木而收之覆蓋翼藉也以  
一翼覆之以一翼藉之地也呱啼聲也覃長詩大載  
滿也滿路言其聲之大也○無人道而生子或者  
以為不祥故棄之而有此異也於是始收而養之

華谷嚴氏曰三章述稷生而見棄之事○豐城朱氏曰人同類者也物異類者也而無不有愛護之

意以見天之所生固非人之所能棄也

○誕實匍匐克岐克疑以就口食執之荏

菽在菽施施禾役穉穉麻麥幪幪瓜瓜嗉

嗉

賦也匍匐手足並行也岐嶷峻茂之狀雷氏曰岐  
就向也口食自能食也蓋六七歲時也菽樹也  
荏菽大豆也施施枝旒揚起也役列也穉穉苗美  
好之貌也幪幪然茂密也嗉嗉然多實也蘇氏曰

時已有種殖之志蓋其天性然也史記曰棄為兒  
時其遊戲好聲種殖麻麥麻麥美及為成人遂好  
去耕農堯舉以為農師慶源輔氏曰此草則言后  
生知非徒習得皆所以終首章之意也華谷嚴  
氏曰四章述稷幼好種殖之事盧陵曹氏曰聖  
人一種殖之間而嘉種各遂其性則所稟之異可  
矣知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道叶徒口反蕞歟豐草種之

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寔實發實秀實堅

種去声 茂叶莫口反 苞叶補苟反 種上声 蕞叶徐久反 秀叶忽久反 實堅

好叶吁口反 穎營井反 卻他來反

實好實穎實粟即有郇家室

賦也相助也言盡人力之助也張子曰有相之道  
今農氏未見致力于田者或有一耕即種二收即  
天幸也惟后稷則盡人力之助也華谷嚴氏曰  
可以類見一端第治也臨川王氏曰草盛曰種布之  
也黃茂嘉穀也方房也苞甲而未拆也此漬反賜  
其種也種甲拆而可為種也衰漸長也華谷嚴氏曰  
禾之發盡發也秀始穗也華谷嚴氏曰以堅其實  
堅也好形味好也穎實繁碩而垂朱也粟不秕實  
反也既收成見其實皆粟栗然不秕也華谷嚴氏曰  
實也郇后稷之母家也孔氏曰杜預云武功縣所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

豈其或滅或遷而遂以其地封后稷歟言后稷  
之穡如此華谷嚴氏曰所以詳言其成熱之次序  
而不秀或秀而不實滅裂耕者報之日所成熱之次序  
穡者報之日所成熱之次序華谷嚴氏曰  
故堯以其有功於民封於郇使即其母家而居之  
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華谷嚴氏曰  
后稷掌稼穡而封郇也曹氏曰生民之功本于  
姜嫄不可弗祀乃特立廟祀之故周官大司樂奏  
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而序于先祖之上  
也

音巨 杯乎鄰反 糜音門 芑音起 恒古翁反  
任音壬 負叶扶委反 祀叶養里反

稔稔是穫是畝恒之糜糜芭是任是負以歸肇肇祀

賦也降降是種於民也書曰稷降播種是也

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

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曰誕降

也恒徧也謂徧種之也任有任也負背負也既成

則獲而棲之於畝任負而歸以供祭祀也

獲畝糜芭言任負互文耳肇始也稷始受國為祭

主故曰肇祀

得國而始土祭則宗廟群神之祀皆始此矣○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掄或簸或蹂釋之

叟叟丞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

以較載燔載烈以與絜

賦也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掄抒音臼也

釋浙音昔兆米也

士也

前安成劉氏曰周禮太宰及儀禮少牢饋食皆

射

期十日帥執事而卜祭日之吉凶又按射

也

也

也

也

義將祭必先習射以擇士射中者得與于惟齋戒

祭所擇之士謂諸侯諸臣及所貢士也誓戒與其具

具脩也安成劉氏曰太宰掌百官之誓戒三日具謂所

當供脩謂掃蕭蒿也脂腠六音致齋三日具謂所

除糞汚也蕭蒿也脂腠六音致齋三日具謂所

蕭合音腠脊音腠之音腠使臭達墻屋也鄭氏曰

也與燒之音腠羝牡羊也孔氏曰祭較祭行道之神也

神主既祭以車探之而去音倍祭行道之神也鄭

火也烈貫之而加于火也音倍祭行道之神也鄭

四者皆祭祀之事所以興來歲而繼牲歲也華谷

曰七章述后稷祭祀之事總說宗廟及較祭也

廬陵曹氏曰朱子謂四者皆祭祀之事雖只指取

蕭以下四者而言然春籩以祭及謀惟亦莫非祭紀

而迭奉今歲豐年而祭所以報也始興則亦以祈也於

是豐年之祥無或間斷往歲之豐登可繼來歲之

豐登又興矣可見后稷之謹祭祀而重其農事也

如此印五即反盛音成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

微下與今叶歆胡臭音胡賈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

今音胡賦也印我也木曰豆以薦菹醢也瓦曰登以薦大

音蒸也孔氏曰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

不和實於登是登為羞菹醢也公食大夫之實皆有菹醢

鹽菜滷者肉汁也音音大羹也臨川王氏曰釋之

之簋簠尊爵之實也音音或言其器或言其實音音

大羹之器也音音或言其實音音互相備也音音

廬

陵羅氏曰印盛于豆登則親居安也鬼神食氣曰

歆蓋山謝氏曰天地間惟理與氣有此理則有此

氣在冥冥之間耳凡祭皆以心感神以氣合神者

也黍稷必馨香酒般必芬芳用心感神用蕭相爵

神以歆嚮化氣也胡何臭香亶誠也時言得其

時也庶近迄至也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

李氏曰前章言后稷肇祀為祭宗廟此章言

後世既有天下郊天配以后稷也華谷嚴氏曰

未章言尊后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而享之言應

之疾也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

之肇祀則庶無罪悔而至于今矣華谷嚴氏曰言

物也言后稷能教民稼穡以相天故以功封而

祀宗廟天心眷之矣子孫世脩其業不敢失墜

以獲罪于大遂至今日得大美不和陶瓦無文至

敬享蓋在此耳曹氏曰

薄也而上帝則居於歆之蓋自后稷肇祀宗廟土

稷以來世世克脩其業早以上帝眷顧無窮也

曹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

恐一有罪悔獲戾于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

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久世世用心如此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方言周家尊后稷以配天之際

既言天之所以應答者甚疾矣於是遂言自后稷

至成王只是兢兢一戰兢之心也但其用之廣

狹耳不敢少替此即魯子戰兢之心也但其用之廣

今日尊祖配天之祭夫莫大於天莫尊於帝若

為其芳臭之薦得香之時而始升於上帝已安而享之豈

也載烈之致其戚固未嘗有一毫之罪悔由后稷而

公劉之心無以異於公劉也由太王而文王而

太王之敬又無以異於太王也由太王而文王而

武王之敬又無以異於武王也由武王而文王而

而此心之敬又無以異於此心也由武王而文王而



以其物哉正以周人之用  
心同一敬畏之相傳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音頌  
酢之禮也歟慶源輔氏曰先生疑此詩專言於郊祀上帝之時矣若郊祀後有受釐須於禮則用此詩可也按謹言注如淳曰釐福也應邵曰祭餘肉也頌師古曰字本作僖假借用耳○新安胡氏曰頌師古曰字本作僖假歌已見於頌如祀主於嚴肅故其詞簡此始大臣因祀事之餘惟原其所以尊者耳舊說第三章八句第四章十句今按第三章當為十句第四章當為八句則去呱訶路音韻諧協呱聲載路文勢通貫而此詩八章皆以十句八句相間為次又二章已後七章已前

每章章之首皆有誕字宋子曰生民是序却首尾要盡下武有聲等詩却有反覆歌詠意思○妥成劉氏曰此詩前三章言后稷之美六章七章言后稷耕獲以供群祀五章言車遂說歸成王祀天之事而推原其自祀幸稷以來未嘗獲戾于天也雖本明言尊稷配天之以事而一嘗獲戾于天也雖稷配天而推本言之以為受釐之樂歌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敦徒端反

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第詩凡反

几シキキ

興也敦聚貌勾萌之時也鄭氏曰勾萌生行道也

勿戒止之詞也苞甲而未拆也體成形也泥泥柔  
澤貌戚戚親也莫猶勿也具俱也爾與爾同肆陳  
也鄭氏曰雅者設遊老若加之以凡○長○疑此  
祭畢而燕父兄者老之詩故言敦彼行常而牛羊  
勿踐履則方苞方體而葉泥泥矣戚戚兄弟而莫  
遠具爾則或肆之進而或授之几矣宋子曰此詩  
興起下四句以行常與兄弟勿踐是勿遠意也○  
慶源輔氏曰敦然始勾簡之行常勿使牛羊踐履  
之則自然漸漸甲兵成形而其葉泥泥然柔澤矣  
以興或肆之進或授之几使兄弟親戚恩意本厚其  
所至於薄者只緣相親而相疎故耳若常使相  
近相見情意洽則不相親相敬相與燕樂其於肆  
之意皆具於此方言其開燕設席之初而懇懃篤  
此最當玩味

厚之意藹然已見於言語之外矣讀者詳之  
曰敦彼行常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  
可疎遠而不親近之乎忠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  
之外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

奠斝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臄或歌  
或嘏  
賦也設席重去席也籍之曰席在下為鋪陳在上  
人所緝緝續御侍也籍也  
有相續代而侍者言不之使

也長樂劉氏曰更其僕御所以優老不暫闕其侍承上章而言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二句之際其意有加無已也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反酌反市流反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畢爵也夏曰醑反限殷曰拳周曰爵孔氏曰畢醑醑之多汁者也孔氏曰醑所以濡頰有醑必有茹燔用肉多用肝膈口上肉也歌者比備於琴瑟也樂之盛也禮記朱氏曰侍御之盛言其禮之無闕也飲食之盛言其物之豐也歌樂之盛言其聲之備也敦兮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

賁叶下吟反 句古侯反叶古侯反 挾子協反 樹叶上主反

不侮女音武既既既挾四鍤四鍤如榘序賓以

賦也敦通畫也天子雕弓孔氏曰雕是畫飾之堅猶勁也鍤金鍤剪羽矢諸侯之荀子云天子雕弓也鐵若鐵入聲之天名也鉤參音亭也謂三分之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舍釋也謂發矢也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投壺曰某賢于其若干純音奇音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是也投壺曰司射執筭口左右卒投請數二笑為純一記為賢尚技藝也純並音全

詩經 卷之六 大雅 十一

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皆執一純數  
告若曰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皆執一純數  
以告射以左右均注曰奇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皆執一純數  
賢者射以中為準也純並如言句鼓通謂引蒲  
也射禮播音三挾音一既挾四鏃則徧釋矣  
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禮每挾一矢故插三於帶間挾  
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一矢故插三於帶間挾  
知大已徧釋之也按大射禮每挾一矢故插三於帶間挾  
卿大夫若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蓋謂如樹如  
手就樹之言貫革而堅正也不侮敬也令弟子辭  
所謂無無呼無教音無借音立無喻言者也注壺  
第子賓黨主黨年釋者也為其立堂下相襲慢司  
射戒令之無教慢也借立不正向前也喻言遠談  
也或曰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為雋反祖峻  
以不侮為德○言既燕而射以為樂也慶源輔氏  
燕而射以為樂前四句言射而中又以為德中多則藝精  
後四句言射而貫革又以不侮為德中多則藝精

不侮則德盛○廬陵李氏曰大射主於射故大夫  
才舉旅則射燕射主於飲酒故主於射此為燕射  
於燕旅則射燕射主於飲酒故主於射此為燕射  
鄉射之禮射無畢而宴未終舉解無笑爵獻酌尚  
多故言酌大射所  
黃考於既射之後  
主知字或許當口反 醕如注反或叶奴且反 斗叶種便反或如字

○曾孫維主酒醴維酌以大斗以祈黃

耆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耆維祺以介景

福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今祭畢而燕故因而稱之  
也宋子曰此詩作於成王之時蓋謂成王也而說  
雅者於他詩所謂魯孫皆以為成王則誤矣○瑛  
雅曰周官王燕則膳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

今此魯孫維主則以尊需厚也大斗柄長三尺氏  
 斗也漢禮器制大器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氏  
 不當如此蓋從大器挹之於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  
 之長勺也祈求也黃耆老人之稱以祈黃耆猶曰  
 以介眉壽云耳古器物款識志音云用斬眉壽求命多福古  
 音伯百父敦銘曰云云百用斬眉壽求命多福古  
 圖齊豆銘用斬眉壽萬年無疆古  
 類盤銘亦曰云云皆此類也台給反湯來也大老則  
 背有給文孔氏曰老人氣衰皮引導翼輔祺吉也  
 ○此頌禱之詞欲其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相引導  
 輔翼以享壽祺介景福也慶源輔氏曰此則頌禱  
 意曰黃耆曰台背曰壽考曰壽祺者則可見其為  
 燕父兄耆老之詩也台背則老又甚於黃耆也相

引導則不昧於所適相輔翼則不  
 怠于所行相與年高而德邵也

行葦四章章八句

毛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八章章  
 四句毛首章以四句興二句不成文理二章  
 又不協韻鄭首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誤今  
 正之如此慶源輔氏曰先儒分章之誤皆由  
 以先生於序說不得與之體音韻之節故也是  
 樂之前兩章未射而飲燕之始也故備言其禮  
 故惟致其頌禱之誠言之固有終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賦也德恩惠也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此父

兄所以答行葦之詩言享其飲食恩意之厚陳氏曰燕接之問恩澤而願其受福如此也

既醉以酒爾般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君願其壽又願天助以行葦者蓋德寓於物飲

明

賦也般俎實也孔氏曰性體將行也亦奉持而進之意昭明猶光大也

指福之高明光大而言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

告

賦也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朗也令終善終也洪範所謂考終命

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嘉告以善言是之謂

嘏辭也蓋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也而  
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以此告之黃氏曰宗祝傳  
主人也○東萊呂氏曰自既醉以酒至此皆祭畢  
而燕臣下報上頌禱之詞也自公尸加告至  
卒章皆追述祭之受福以明頌禱之實也

○其笙只維何邊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

儀

賦也靜嘉清潔而美也長樂劉氏曰靜言其條濯  
也朋友指賓客助祭者說見楚茨篇將祭之先筮  
其臣之吉者戒之使之助祭為裸獻之事謂之攝  
賓客謂之朋友皆尊之之詞所以重祭事也攝  
檢也○公尸告以汝之祭祀遵豆之薦既靜嘉矣

朋友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當神意也孔氏曰各  
相佐助為威儀之事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  
音切○禮川王氏曰攝以威儀則其助祭也  
敢慢與既齊既稷既匡既勅同意○禮氏曰  
寓于物也朋友之攝檢以威儀德之寓於人也祭  
祀之事無大於此二者人終敬則自然收斂而相  
攝佐矣自此至終篇皆述尸告之辭此章述尸告  
其儀物之盛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價求錫

爾類

賦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

子叶獎里反 價求位反

奠安成劉氏曰特牲祝酌酒奠於神席前祝祭告  
所奠仍飲其嗣子卒飲洗酌酒酢尸尸賈錫類善  
也○言汝之威儀既得其宜○魯氏曰祭義以爲主  
也趨趨以數賓客則濟濟漆然又有孝子以舉  
各致其至故威儀甚得其時也  
奠其傳付祖考德澤之意深矣  
不竭則宜求錫爾以善矣東萊呂氏曰君子既孝  
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廬陵彭氏曰  
時可以不見成王之奉先孝矣固宜有孝子繼於其  
後亦久不賈代之相傳蓋天之錫君以類相從必  
願汝生孝子即此公尸嘉告之錫爾類是下章言  
安嗣而卒之以此孫告其嗣子之錫爾類是下章言  
氏曰上章言遺豆靜嘉孝誠之子不墮孝誠之朋友攸  
攝孝誠之見於人也此言孝子不墮孝誠之朋友攸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之萬年求錫祚

後嗣也下三章言室家之壺君之萬年求錫祚  
錫爾以祚所以厚其身也錫爾以嚴肅者非止于一  
也釐爾以女士則室家之深遠而嚴肅者非止于一  
世也此皆述尸告之詞也  
人也此皆述尸告之詞也  
壺君之萬年求錫祚  
祚才故友

胤

胤羊刃反

賦也壺宮中之巷也言深遠而嚴肅也祚福祿也  
胤子孫也錫之以善莫大於此慶源輔氏曰此又  
何則云使爾居於深遠嚴密之宮室無有外虞歷  
萬年之求而長錫以福祿與子孫也○孔氏曰七  
章所言即祚也八章所言即胤也  
章分言之○安成劉氏曰此章述胤也  
意由其儀物之盛美也故錫之以祚由其嗣子善之

詩經



蓋孝也故錫之以亂蓋亦各以其類為報如楚茨工祝致告之意也

○其亂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

僕

賦也僕附也孔氏曰僕御○言將使爾有子孫者先當使爾被天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孔氏曰前此章因其句末而轉之故云下章乃言子孫之事其亂維何其亂維何劉氏曰上章言言錫其善魚舉祿亂此章述尸告錫之祿而必發之以錫其亂維何蓋錫以亂者必錫以祿而必得者必得其亂反覆互言以見二者相

豎力之反

士組里反

子叶獎里反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

子

賦也釐與音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生淑媛美也使為之也配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輔也使為之也配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有也使為之也配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觀也使為之也配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生也使為之也配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

詩經

卷之六

卷之六

地宜矣此所謂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也○  
字陳氏曰由君子之有孝子故世子以女  
士而生孫子國家千萬世無窮之福其基本  
實在於此父兄之意遠矣

鳧鳥音扶鷺鷺於雞反在涇カ公シ戶シ來シ燕シ來シ宣シ爾シ酒シ既シ清シ爾シ殺シ

既馨カ公シ戶シ燕シ飲シ福シ祿シ來シ成シ

興也鳧水鳥如鴨者孔氏曰長尾背上有文青色  
野鴨為鳧鷺鷗也涇水名爾自歌工而指主人也  
馨香之遠聞也○此祭之明白釋而賓尸之樂  
李氏曰釋尋釋前祭也○采子曰古者宗廟之祭  
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為尸之人故  
詩有此故言鳧鷺則在涇矣公尸則來燕來寧矣酒

清カ殺シ馨シ則シ公シ尸シ燕シ飲シ而シ福シ祿シ來シ成シ矣シ  
禮燕尸也此乃釋祭燕尸之歌樂故不及其他但  
重疊言之以及其尊敬頌詩之誠耳來如董子所  
謂福祿自來之來成就也言福祿來成就乎尸也  
沙叶柔何反 宜叶牛何反 嘉叶居何反 為叶古禾反

○鳧鷺在沙カ公シ戶シ來シ燕シ來シ宜シ爾シ酒シ既シ多シ爾シ

殺シ既シ嘉シ公シ尸シ燕シ飲シ福シ祿シ來シ為シ

興也為猶助也

○鳧鷺在渚カ公シ戶シ來シ燕シ來シ處シ爾シ酒シ既シ滑シ爾シ

下叶後五反

殺シ伊シ脯シ公シ尸シ燕シ飲シ福シ祿シ來シ下シ

詩經卷之九

興也渚水中高地也湑酒之流聲上者也湑與左  
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泝之而去其糟也

○鳧鷖在梁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

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興也梁水會也說文曰小小來宗之宗尊也于宗  
之宗廟也宗字虛實不同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梁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

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興也置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  
言各不同者謂水鳥在  
水中及水旁得其所可  
芬香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寧安也宜稱也  
極其高大而下易辭也降與下同崇則積而  
來崇皆指今日言爾無有後艱則言其後日  
乘無禍難也夫以之享福克保其後至于無  
有後艱則積而高大者  
可以常保而無樂矣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假中肅春秋傳皆作嘉今當作嘉  
假音洛了叶音則  
左音又命叶弥并反  
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賦也嘉美也君子指王也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  
申重也○言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  
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而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  
而又申重之也慶源輔氏曰嘉樂君子是作詩者  
顯是明而可見之意令德顯然明著故安也右助  
之宜謂心愜之人愜之故天祿之也保安也右助  
也命已之德不巳則在天之命無窮也○蓋田呂  
氏曰既有顯顯之令德而又有命之也○大功此  
宜受天祿矣故天之理故保右之又申命之也○  
曰我為政而宜于民故當受祿于天雖只是疊將  
說然玩味之覺他說得自有意思○蓋山謝氏曰  
天心之眷成人善于形容天眷之厚也○安成劉氏  
申命之詩人善于形容天眷之厚也○豐城朱氏曰  
曰此與天保二章文意相輝而不昧令則純粹而  
無瑕此其德之所以為美也受祿于天此自其

然者而言之也保右命之自天疑此即公尸之所  
申之此自其無窮者言之也  
以答鳧鷖者也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  
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賦也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愆  
過率循也舊章先王之禮樂刑政也○言王者千  
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適丁歷為  
天子庶為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法者  
宋子曰上二句是願其子孫之後下四句是願其  
子孫之賢又曰此詩次章不願其也但願其子孫  
之衆且賢此意甚好○廬陵彭氏曰君之福祿莫

大於子孫衆多然非賢則不足  
以膺受昇付於  
遠曰去度非王所以為福矣故  
言王者子孫  
必曰宜君宜王又曰率由舊章  
如春秋之時  
請以遜王之王章而不可忘蓋  
成周命藏象  
然成傳之萬世可以尊守○蓋  
山謝氏曰不  
則無聰明亂舊章之過不忘則  
常有繼志述  
心○慶源輔氏曰此說過王者  
且賢者得百  
不說也其能敬其子孫之德則  
自宜君蓋福  
于此也其能敬其子孫之德則  
自宜君蓋福  
愆不也其能敬其子孫之德則  
自宜君蓋福  
乎心只是敬也定宇則能  
上先王之法  
之固所以受福未久其福也  
陳氏曰上章  
言今王之顯  
德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群  
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賦也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言有威儀  
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衆賢是以能受無  
疆之福為四方之綱慶源輔氏曰威儀以  
聲譽者而言容止抑抑然甚密而無間聲譽秩秩  
然有常而不容替其德可謂全矣能如此則自  
私怨惡矣率由舊章能循用先王之法則宜其受  
匹能盡用天下之賢也人君而能如此則宜其受  
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慶源輔氏曰威儀以  
辭也故元氣且存雖盛且即所以為一綱願其子孫之  
紀不立雖強且富不足為四方之綱又曰願其子孫  
之福祝其子孫之賢亦深乎○安成劉氏曰願其子孫  
則皆曰願其子孫之賢亦深乎○安成劉氏曰願其子孫  
也○豐城朱氏曰前章有以及後世所以為祝頌之言  
王者之福本乎天而有以及後世所以為祝頌之言

辭也此章受福無疆四方之網則言其子孫之福  
本乎德而有以及天下又所以為稱願之辭也  
或曰無怨無惡不為人所怨惡也

○之網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

子叶獎里反 解佳去真反

堅許既反

友叶羽巴反

上鈕里反 媚媚倫反

手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賦也燕安也朋友亦謂諸臣也

東萊呂氏曰泰誓云友邦冢君酒誥

曰太史友內史友則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  
○友亦如既醉指助集傳言亦者蓋此詩指諸臣謂朋  
友之臣為朋友也  
○言人君能網紀  
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  
欲其不解於位而為民所安息也  
宋子曰此章承

云四方之網即維之曰之網之紀蓋張之為網理  
之為紀不解于位者蓋欲網常張而不弛也  
○原輔氏曰張之網二字又疊上綱常張而不弛也  
者凡網曰張之網為綱字又疊上綱常張而不弛也  
方則何恃下自然為之綱也  
臣上如何恃下自然為之綱也  
其在上下者所由以休息也  
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  
息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也  
方嘉之又規之者蓋臯陶賡歌之意也  
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  
德勝哉股肱肱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  
也君行臣職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  
萬事廢壞所以孫之辭則是以當然之事為將然

之期上章既極其稱願之意矣下章乃又於稱願  
之中而寓規警焉蓋人君居天下之尊而欲使治效  
及乎臣下信可稱也如或為之臣者但知已之得  
其安而所以愛君者不知致勉而使民生之舉安  
是豈公尸之所願哉此其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  
規戒之意有默寓焉者矣

假樂四章章六句

安成劉氏曰首章之言乃一  
詩之大旨二章之德不愆不忘  
所以為顯顯令德也三章  
網之紀而民之攸暨所以  
無怨惡率由群匹四章燕  
于天子所以立人也至於二  
章之受福無疆者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廩

場音易

裏音果

饌音侯

稟也各反

囊乃切

輶音即

行叶力即反

又

于橐于囊思輶用光兮矢斯張于  
少戚揚爰方啟行

賦也篤厚也公劉

釋文曰王肅云公劉名劉后稷之

曾孫也事見函風

陶氏曰后稷不密生鞠

也居安康寧也場疆

田畔也界場是曰疆者田之大

田墾地積露積也饌

食糧糗也界場是曰疆者田之大

無底曰橐有底曰囊

以盛饌糧也所輶和戚斧揚

召康公奭以成王

將蒞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

之事以告之

則甚微言乎其勤稱時之甚

詩經卷之九

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召公之志  
 也○書氏曰言公劉者蓋以乃祖乃父之事乃人  
 之所素信也七月之詩必以善後公劉為戒無逸  
 之書必以大王季文王為善後公劉為戒無逸  
 如是曰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忠厚為家法此詩六  
 章皆曰篤公劉篤者厚之至也其在西戎不敢寧  
 居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於是裹其餼糧  
 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子矢矦  
 鉞之備爰始啟行而遷都於豳焉蓋亦不出其封  
 內也慶源輔氏曰此詩總言公劉能足食足兵然  
 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是宜其匪居匪康也思輯用  
 光積累之久而後居之武王之治內宣王之厚於  
 勤可知矣其後武王之治內宣王之厚於民也  
 攘皆同此義一其後武王之治內宣王之厚於民也  
 必先有以蓄民之財治民之情而後可以於民也

力其篤於為民之心○然後可見矣孟子曰故居者有積  
 倉行者可與之○然後可以與之○然則居者有積  
 字可見無不足之患也○南軒張氏曰公劉遷國已與  
 百姓俱無不足之患也○南軒張氏曰公劉遷國已與  
 既脩然後拓大境上國都雖遷向之疆場積倉固  
 在其封內也

○篤公劉于豳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

而無求嘆陟則在嘯復降在原何以舟之

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賦也胥相去也庶幾謂來居之者眾也順安宣徧  
 也言居之徧也無求嘆得其所不思舊也嘯山頂

也言居之徧也無求嘆得其所不思舊也嘯山頂



也舟帶也鞞刀鞞笑也琇刀上飾也容刀容飾之  
刀也或曰容力如言容臭謂鞞琇之中容此刀耳  
采子曰容臭如香囊是也○安成劉氏曰公物而謂  
之容○言公劉至幽欲相土以居廣平之地民之  
從遷者十有八國可謂眾且繁矣○鄭氏曰厚哉  
公劉之相此原無長嘆思其舊也○問二章說順矣  
皆安今之居乃宣而四章方說居邑之成不知未  
庶既繁既順乃宣而四章方說居邑之成不知未  
成創邑之時何以得民居繁庶○朱子曰公劉始  
而居邑之安成劉氏曰此章之俗也○其亦猶詩  
四章言下章言居而五章六章而帶此劔佩以上於山  
原也東萊呂氏曰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  
苦斯其所以為厚於民也歟○慶源輔氏曰既庶既

既衆且多也既順通宜者言民之來居者既安而  
遂徧也如此則得其所而無求嘆也○宜矣此章初  
五句言其相土而居所以後事安者由公劉初時躬  
執其勞如此故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迺陟南岡  
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  
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京叶居良反 野叶上與反  
傳音皆  
○  
賊也溇大觀見也京高山也師衆也京師高山而  
衆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  
以所都為京師也○董氏曰續于京依其在京則岐

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  
晉云新絳故絳也○盧陵劉氏曰洛邑亦謂之洛  
師正京師之意○盧陵劉氏曰公劉營邑于邠亦  
是人煙繁盛之地故曰京師之野蓋山川盤結風  
氣所萃亦時是也處處居室也廬寄也旅賓旅也  
一都會也時是也處處居室也廬寄也旅賓旅也  
直言曰言論難聲並去曰語○此章言營度待洛邑  
居也王氏曰上章先定民居而此自下觀之則往  
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觀于京於  
是為之居室於是廬其賓旅於是言其所言於是  
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

○篤公劉于京斯依踳踳濟濟俾筵俎

依同上 造七到反 飽步咬反 食音嗣 之赫用之字為韻

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賦也依安也踳踳濟濟群臣有威儀貌孔氏曰曲禮凡行容  
大夫濟濟俾使也使入為之設筵几也登登筵也  
士踳踳也安成劉氏曰二曹群牧之處也  
依依兀也依字義不同曹群牧之處也廬陵李  
也以其為殺用匏為爵儉以質也臨川王氏曰其  
而巳其儉如此厚民故也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  
祭純而族人尊之以為生也○此筆言宮室既成  
而落之廬陵羅氏曰宮室既成而祭之既以飲食  
勞其群臣而又為之君為之宗焉東萊呂氏曰既

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燭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事見左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即其事也宋子曰東萊以為為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為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宗事也○三山李氏曰周禮宗子有五太宗子一立宗子也○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百世不遷者太宗也繼祿之宗繼祖之宗皆所以主祭祀而高祖人之宗五世則遷之宗繼祖之宗皆所以主祭祀而統族人如有國有家之重者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

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

度其父陽函居允荒

廬陵羅氏曰東西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民居田賦也溥廣也言其芟夷墾辟土地既廣而且長也為廣南北為長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民居田方而故以日景定之其岡登高以望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反滿味寒暖之宜也孔氏曰山南為陽山北暖不同所宜則流泉水泉灌溉之利也三單未詳異故相之也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同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問以孟子考皆私百畝則同養公田又公羊云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因非吏恐未必是計畝而分采子曰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得其畝亦未可知也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

周公蓋因而脩之耳安成劉氏曰蘇老泉嘗謂井田唐虞故之夏商稍葺治

至周而大脩蓋周之徹法御遂用貢法十夫有溝

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總謂之徹也○新安王氏曰大國三軍之法以治兵徹田什一之

陽廬陵羅氏曰山西夕允信荒大也○此言辨土

宜以授所徙之民定其軍賦與其稅法又度山西

之田以廣之而幽人之居於此益大矣○安成劉氏

泉以上言辨土宜也其軍三單以下言定其賦稅也而以郊居允荒一語贊其盛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有叶羽紀反

止基迺理爰眾爰有夾其皇澗逝其過澗過古禾反

### 止旅迺密為鞫之即

賦也館容舍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也厲砥鍛鐵

止居基定也理疆理也衆人多也有財足也逝澗

也皇過二澗名芮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周禮

職方作洧宋子曰職方氏曰雍州其川鞫水外也

○此輩又總叙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居之時涉

渭取材而為舟以來往取厲取鍛而成宮室安成劉氏曰

記言自漆沮渡渭取林川即此事也○既止基於

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

澗者有逝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

澗者有逝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

鞫而居之而龜地日以廣矣東萊呂氏曰風氣日廣有方輿未艾之象焉周之富盛也○慶源輔氏

成劉氏曰此以上叙其始而終矣故未嘗總叙其始曰上五章既言其自始而終矣故未嘗總叙其始

終也其始來時草創也宮室所湏固不客寓焉截水橫渡亦如至材則始于此舉其始以該其終也止

事基不乃敢緩也後萬句則言其終之廣也○劉得公劉六章章十句問此詩與七月皆言公劉至

公劉失其官守至公劉乃始復脩其業故周室益已失其官守至公劉乃始復脩其業故周室益

劉則言建國君民之曰乃始復脩其業故周室益劉則言建國君民之曰乃始復脩其業故周室益

事風雅之不同如此事風雅之不同如此

公劉六章章十句問此詩與七月皆言公劉至公劉六章章十句問此詩與七月皆言公劉至

公劉六章章十句問此詩與七月皆言公劉至公劉六章章十句問此詩與七月皆言公劉至

### 子民之父母

興也河遠也行潦流潦也孔氏曰行道上雨水

指王也○舊說以為召康公戒成主言遠酌彼行指王也○舊說以為召康公戒成主言遠酌彼行

潦挹也○於彼而注之於此尚可以饒饒潦挹也○於彼而注之於此尚可以饒饒

挹取其清者而注之於此尚有用也挹取其清者而注之於此尚有用也

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乎傳曰豈以強上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乎傳曰豈以強上

之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之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謂其尊親已又白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謂其尊親已又白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此之謂民之父母此之謂民之父母

○慶源輔氏曰每章上三句有遠近相湏彼此相○慶源輔氏曰每章上三句有遠近相湏彼此相

益貴賤相資之意故以興下兩句豈以強教之故  
有父之尊弟以悅安之故有母之親此以成民之  
民之尊也民之所好之故民之所惡之此以體  
能盡教育之道矣此其成其才又有以體其心則  
所以為民之父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纓且第

君子民之攸歸

興也濯滌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且第  
君子民之攸堅

興也漑亦滌也堅息也慶源輔氏曰攸堅謂為民之所安息也皆所以終首章父母之意也

卷音推 何典歌叶 南叶尼心反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  
與以矢其音

賦也卷曲也阿大陵也豈弟君子指王也曹氏曰子樂於循理而已平易近民人君之德也矢陳也此詩舊說亦召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此章總叙以發端也慶源輔氏曰此是賦體皆言其實有卷者阿言其地也飄風自南言其時也豈弟君子來游來

歌以矢其音言其華也召公成王從成王之游於阿陳此詩以盛治之戒而豐城朱氏曰天樂而歌之如泰和盛治之樂而四時可慮也蓋泰和盛治莫以三光則得其樂而四時可慮也蓋泰和盛治莫其所以是誠可樂也明以四時可慮也蓋泰和盛治莫此其所盈虛與時消息而極而不可戒則序以亂亦庶類此有臯陶之賡歌也夫惟慮於極治之可保此其常不亂所以

○伴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

爾彌爾性似先公酉矣

賦也伴與優游閑暇之意爾君子皆指王也彌終也性猶命也酉終也○言爾既伴與優游矣又呼

伴音判 與音喚

酉在田反

而告之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東萊呂氏曰國家閑暇君臣游以先公謂伴與爾曰伴與爾游矣豈弟君子皆指王也彌終也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皆指王也彌終也弟於此則其樂易知矣俾爾休矣豈弟君子皆指王也彌終也辭是也彌爾性謂終其壽考似先公善始而善終也福先公也彌爾性謂終其壽考似先公善始而善終也福先公也宜也然於此見召公得保傳之體則祝矣謂如周之盛自此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之意而歆動之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黃氏曰漢文之時賈誼為痛哭流涕如禍患也黃氏曰漢文之時賈誼為痛哭流涕如禍患也無不迫其後意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亦至法也則豐城朱氏曰然後與知康公之觀天君之言亦當使爾終其

詩經大雅卷之九

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則所以保之于無窮也  
成王所以持盈守成之主而欲似先公之善始善終  
此所以廣王心而歌動之也

○爾土宇既章亦孔之厚矣是第君子俾

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賦也既章大明也或曰既當為版版章猶版圖也  
○言爾土宇既章既甚厚矣又使爾終其身常為  
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曾第君子俾

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賦也弗嘏皆福也常常享之也東萊呂氏曰自二  
詞雖未及於求賢然成王所以致之乎福而似先公  
主言百神而常純嘏者果何以致之乎福而似先公  
曰言爾之受命既已長矣爾之享福既已安  
矣因又祝之壽考而常保其純嘏也福祿既已安  
易保之充難也三章皆極言其壽考所以致之廣  
心而欲動之然也五章皆極言其壽考所以致之廣  
由則其言能盡師保之道者矣  
召公可謂能盡師保之道者矣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曾第君

子四方為節

賦也馮謂可為依者翼謂可為輔者孝謂能事親

詩經大雅卷之九



者德謂得於已者安成劉氏曰謂行引道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東萊呂氏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蓋山謝氏曰求賢止曰有孝有德何也曰孝於親者必忠於君取其孝正求其忠也唐虞以上取人必忠於君取其如皋陶九德皆才也舜舉八元八凱○言得賢以之才皆德也有德則才在其中矣自輔如此則其德日脩而四方以為則矣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也慶源輔氏曰如引君當道之引翼謂予欲有為汝翼之翼呂氏引所謂慈祥者能孝之翼人也所謂篤實者有德之人也得如是之人以法則四方翼之則王德無愆王德無愆則四方以為法則四方翼之則王德無愆王德無愆

而無忝受天祿而無窮矣東萊呂氏曰是詩雖戒求賢而其詞從容不迫至此章始明言賢者之益焉○天台荀氏曰詩中凡稱頌人君福祿必歸於朋友之盛故既醉云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而必歸百福而必曰攝攝以威儀假樂言受天之祿與天子蓋人君所以致福祿者未有不自得人始也子

○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實第君

子四方為綱

賦也顯顯魚容印印五岡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令聞善譽也今望威儀可望法也○承上章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以翼則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

詩經卷之六

十一

矣而四方以為綱矣慶源輔氏曰此章乃足上章之義顯顯印印體貌之尊嚴也如圭如璋德行之温純也令聞聲譽之美也望威儀之善也夫如是然後為人君之全德非得賢而引翼之何以為綱領也

○鳳凰于飛翯翯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

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興也鳳凰靈鳥也說文曰神鳥也其像則前塵後燕頤鷄喙五色倫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見雄曰則天下安寧飛則群鳥從以萬數應鱗同鳳雌曰凰翯翯羽聲也鄭氏以為因時鳳凰至故以為喻理或然也九峯蔡氏曰是時周方隆盛為

也藹藹衆多也媚順愛也○鳳凰于飛則翯翯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東萊呂氏曰自此以下廣曰吉人吉上即前所謂有孝有德也孝者德之本百行之原也既有孝德其為吉德莫大焉

○鳳凰于飛翯翯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

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興也媚于庶人順愛于民也登山謝氏曰媚于天為王愛其民也○慶源輔氏曰上二章乃因時鳳命謂委命于君一聽其使令也媚于天子則見賢

者無勉強不得已之意媚于庶人則見賢者有維持決洽之德近世多以鳳比賢人蓋本如此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

陽峯峯萋萋誰誰喈喈

比也○宋嘉陳氏曰此賢者必聚於有道之處也  
成劉氏曰高岡之鳳凰者高世之賢才也朝陽之  
梧桐者治朝之賢君也梧者萃萋萋者人君待  
也此意禮也鳳之離離喈喈者萃萋萋者人君待  
蓋如此又以與下章之事也山之東曰朝陽曰孔氏  
先見鳳凰之性非梧桐即梧桐又曰榮桐木注  
日也○鄭皆五其子以孔綴於不棲非竹實不食峯峯萋  
囊鄂音其子以孔綴於不棲非竹實不食峯峯萋  
萋梧桐生之盛也○誰誰喈喈鳳凰鳴之和也

氏云惟其梧桐峯峯萋萋是以鳳凰離離喈喈  
此觀之則君臣感會之機可想矣○虞源輔氏曰  
此賢者之來集王朝而王朝  
之禮遇賢者兩得其宜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

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賦也承上章之興也峯峯萋萋則離離喈喈矣君  
子之車馬則既衆多而閑習矣其意若曰是亦足  
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  
東萊呂氏曰今  
既閑苟得賢以載之其光華和樂殆非形容所及  
也  
遂歌蓋繼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  
新安胡氏曰言車多馬閑亦應前來游之意言矢

詩遂歌亦應前來歌之意矢詩即矢音也若白今  
所陳之詩雖不來亦維以遂歌之非致其味喚進  
戒之意已愛君計之心無已也此詩非彭氏曰此  
以爲不計者言君計之無窮而遂云不彭氏曰此  
詩以章有聲自足承上興起其心以遂云不彭氏曰此  
聞之感優游則又承上興起其心以遂云不彭氏曰此  
源氏曰此章則又承上興起其心以遂云不彭氏曰此  
馬既多而閑習則又承上興起其心以遂云不彭氏曰此  
矣其所以望于王蓋有以待其言而不可遇賢者之  
言其志而音聲之成文者其言實不可遇賢者之  
其言其志而音聲之成文者其言實不可遇賢者之  
而音其歌而聲之成文者其言實不可遇賢者之  
也言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總叙以發端三章則極道其壽考福祿則  
之盛以致上章而散動其意五章則下則告  
以所以致上章而散動其意五章則下則告  
能賢則可以成德七章則下則告  
來以興賢者之至得其所以成德七章則下則告  
依比賢者之至得其所以成德七章則下則告

今既延有車馬衆多而且開習將矣所用乎亦  
惟招延有車馬衆多而且開習將矣所用乎亦  
而遂曰矢詩不賢者于無窮可也此意最好蓋  
欲王自得之也召公可謂  
善于開導誘掖其君者夫

民亦勞止沈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無縱詭隨以謹無怠式遏寇虐惛不畏明

柔遠能爾以定我王

賦也沈幾音也中國京師也京師爲中國故三章  
又曰惠此諸夏之師謂之中四方諸夏也京師諸夏之  
者以其在諸夏之中也四方諸夏也京師諸夏之  
根本也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入也詭隨者心知

其非而懷詐從此奸人也書所謂而從孟子所謂  
 面缺也○東萊呂氏曰一言而褒并曰予言而莫  
 子遠則詭隨之人也謹歛束之意惜魯也明天之明  
 誠覆邦家之人也九峯蔡氏曰柔者寬而撫  
 命也柔安也能順習也之也肅者擾而習之也遠  
 近之勢○序說以此為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  
 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  
 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華谷羅氏曰朱子此  
 王以爲王休又言戎雖小子王欲刺王女皆語  
 同列之詩以特之亂戒同列所以刺王也蘇氏  
 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久者維無良之人將悅其  
 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則爲之故無縱詭隨則無  
 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迓而  
 王室定矣慶源輔氏曰厲王暴虐之君也則民之  
 勞苦可知矣沈可小廉者猶言庶幾其

可使之小康也夫暴虐之行其君在上則時必有無良  
 之人肆爲詭隨之計以行其君在上則時必有無良  
 子專以此相戒無亦且消沮無良之人故同列之君  
 冠虐無忌憚之然亦且消沮無良之人故同列之君  
 然後遠者自定矣若肆詭隨者亦自縮然而無所  
 乖忤而王室定矣若肆詭隨者亦自縮然而無所  
 益多事而遠近皆不聊生矣王冠何由安乎詭  
 隨者必無良之人也冠者必無良之人也冠者必無  
 遠能迓與惠此中國也冠者必無良之人也冠者必無  
 曰每章首言民今勞弊以緩四方二句相應○虞氏曰  
 本欲安四方之民今勞弊以緩四方二句相應○虞氏曰  
 民勞其矣四方之民今勞弊以緩四方二句相應○虞氏曰  
 教以惠中國而能遠望其太師始○虞氏曰  
 其本在朝廷之上母使然所以惠緩者豈有他哉  
 我言柔遠先言惠中國以緩四方亂政則柔遠能迓而  
 後言柔遠先言惠中國以緩四方亂政則柔遠能迓而  
 必曰謹無良皆言常戒懼之意穆公名虎康公之  
 後孔氏曰康公厲王名胡成王七世孫也孔氏曰  
 周本紀皆云孫成王生康王及孝王昭王夷王  
 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昭王夷王

生厲王九世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及孝王故七世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

○速無縱詭隨以謹愔愔式遏寇虐無俾民

○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賦也速聚也愔音愔猶謹也愔音謹也  
也勞猶功也言無棄爾之前功也  
國者臣期之所聚也○慶源輔氏曰以爲民始時勤政事  
同列平時相與爲國家慮者固已無棄爾勞者蓋休美  
也其相遠也○二章而下皆衍而成篇以暢其意不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

○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

○戩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賦也罔極爲惡無窮極之人也有德有德之人也  
爲惡豈有窮極也無縱詭隨者之證以妄隨人則  
人也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則無親以近賢者也徒欲防  
禁小人而不知欲親近賢者則無先以增其威儀開  
不謹其心志矣然欲望近賢者則須先謹其威儀  
○華谷嚴氏曰非脩身則賢不可得而親之必敬  
慎威儀然後可以近有德也○晉山謝氏曰威儀  
所以定命也何德之士未爲侮老成遠者德不敬謹  
儀則驕淫傲惰何所不爲侮老成遠者德不敬謹者

不能相親矣。東萊呂氏曰：此章言當遠小人，近君子也。豐城朱氏曰：敬慎威儀，欲其脩身也。以近有德，欲其親實也。脩身以為之本，親賢以為之輔，則必不至於縱詭隨而為寇虐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

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

敗我雖小子，而式弘大。

賦也。惕，息也。泄，去厲惡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言汝雖小子，而其所為甚廣大，不可不謹也。華谷曰：舊說以此詩我雖小子及枚小子，驕驕皆指王也。小子非君臣之詞，二詩皆戒責同僚，故稱小子耳。慶源輔氏曰：以小子稱同列，必是長老者之

辭觀下篇可見，以身言之，則是小子，以職言之，則是王官。故口戎雖小子，而式弘大，言所為甚廣大，欲其加謹之辭也。併觀下篇第四章，則所謂少年小子，必王所寵任之人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

殘無縱詭，隨以謹繆。繆式遏寇虐，無俾正。

反王欲王女，是用大諫。

賦也。繆，繆也。繆，小人固結其君者也。華谷曰：惟曲逢迎，以自固結於君也。繆，小人之情狀，而總之良昏，傲周極醜，屬繆，皆極小人之情狀也。正，反也。入之其終，蓋無所不至。孔子所謂佞人，殆也。正，反也。於正也。慶源輔氏曰：正，反也。未盡反而為不正，若正

反則無正也。廬陵彭氏曰：正反則善惡曲直無不。倒置天下其可得而正邪？每章言愈切而意愈深。王寶愛之意言王欲以女為王而寶愛之故我

民勞五章章十句

息民而固根本也。言民亦勞止惠此中國者始皆寧反覆勸之詞。使以去危即安去惡從善也。○廬陵彭氏曰：此詩以寬治民以嚴取友。曰：緩曰惠寬而不擾也。曰：無縱口以謹曰式。過嚴而不怒也。○天台潘氏曰：第二章未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蓋以爲王者之休莫大於得人惟群臣無棄前功然後可以爲王之休。於美第三句後二句謂敬慎威儀以近有德。益以不親有德之小人必不須自反於己。未必有以親其德也。人不然則維欲正敗無俾。吾之正道而正人憂慮之深蓋正矣。則惟敗壞。

之意蓋一章切於一章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爲猶不遠

靡聖管管不實於曾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賦也板板反也卒盡瘁病猶謀也管管無所依也。曾誠也。序以此爲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矣。○子谷嚴氏曰：朱責僚友用事之人而義歸於刺王與王篇同味詩意信然。○新安胡氏曰：厲王無道召穆凡伯以親賢之故宜極言而力救之顧乃不直致其諫而姑責同僚以使之聞之者豈非亦以監謗之故不欲嬰其鋒以陷於罪而表吾君之惡也。和吁二公忠愛之懷於此。此章首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益可見矣。

矣一作耳



矣而女音汝四之出言皆不合理為謀又不遠  
其心以為無復聖人但恣已妄行而無所依據又  
不實之於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慶源輔氏  
道也循其常則民安反其常則民病乎曰正者常  
其常道則民亦安得而不盡病乎言語也猶  
者謀慮也然則背理傷道也不遠則依為目前  
之計也人心有聖人則動也皆有所依故出  
話則不遠則然為謀不至遠矣既已出語則不為  
猶則不遠則然為謀不至遠矣既已出語則不為  
所為皆不遠則然為謀不至遠矣既已出語則不為  
者之所為也三山李氏曰愛民者天之道也  
今猶使之未遠蓋反覆言之自下文以至於未  
言猶也蓋山謝氏曰朱子初解云若無聖人  
大諫也蓋山謝氏曰朱子初解云若無聖人  
之度則必戰兢兢不取苟作此心若無聖人矣  
則管管然無所依據矯誣詐偽何所不至其  
出言行事不以真實而歸於誠信無怪也世亂  
乃人所為而曰上帝板板者無所歸咎之詞耳

○天之方難無狀難叶九有反憲憲天之方蹶無狀蹶具衛反泄  
泄辭之輯矣輯音集川祖合反民之洽矣洽音洽辭之懌矣懌音悅民之莫  
矣夕音夕

賊也憲憲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益弛緩  
之意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  
道者猶沓沓也宋子曰天方艱難則人當憂懼也  
則人當欵飭也今乃弛緩而不自以為適天方蹶動  
于天矣始也不有夫聖終也泄泄絕于天則何自能  
立於人欲顛覆周室詳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故正之貌  
言天欲顛覆周室詳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故正之貌  
沓沓即泄泄之意益孟子時人語如此非詆毀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

○慶源輔氏曰天之方蹶而周家有傾覆之勢當時處此消索震懼易得怠緩苟從故戒羣臣以無得下力於振作於此奮發則何能救正也

○慶源輔氏曰又教以洽合懌悅莫定也辭鞫而懌則言必以先主之道矣所以民無不合無不定也

○慶源輔氏曰又教以爾辭能合乎理而異於不合爾辭能悅則民自定辭和與謂卒瘡者其有廖乎○豐城朱氏曰輯者也和也言於天理無所弗也此民之所以定也○軍谷嚴氏曰首章責問僚出話不和為猶不遠也○軍谷嚴氏曰首章論之問僚出話不和為猶不遠也○軍谷嚴氏曰首章論之問僚出話不和為猶不遠也

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笑叶思邀从芻初俱反芻如謹反

賦也異事不同職也同僚同為王臣也春秋傳曰同官為僚則為同列相戒甚明即就也囂也自得不肯受言之貌服事也猶曰我所言者乃今之急事也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古人尚詢及芻蕘况其僚友乎○慶源輔氏曰第一第二句言其於我也五六句言其察也七八句言其警也○豐城朱氏曰我之於爾其職分雖不同而其為王臣則一故就爾而謀之將以輸其忠也而爾乃囂也其可以為笑乎古人所以詢及芻蕘者說以淺近



也

# 莫惠我師

賦也。憐怒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天，不以太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也。尸則不言，不為飲食而已者，也。殿脚句屎呻吟也。葵揆茂猶滅也。資與咨同。嗥聲也。惠順師衆也。○戒小人毋得夸毗使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有所為也。○僕氏曰：威儀盡，亂侮不復。又言民方愁苦呻吟而莫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是以至於散亂滅亡而卒無能惠我師者也。○源輔氏曰：此章又言上天方怒而戒小人不可行其常態也。夫大言以夸人，則方怒而戒小人之能信之，諛言以毗人，則人或以為愛己而親之，是以威儀迷亂而小臣用事而善人不得有所為也。此民之所以

病苦而呻吟也。然君臣上下方且迷亂，威儀無故，揆度其所以然者，故繼至於喪亂滅亡而嗟葉之。其於君矣。乃無有順我衆之意者也。自此而下則

○天之牖民如堦如麓如璋如圭如取如

擣擣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

辟

賦也。牖開明也。程氏曰：牖開通之義。室猶言天啟其心也。堦唱而麓和璋判而圭合。璋合二璋而成珪。取求擣得而無所費。安成劉氏曰：言求之即得而無費於己以益之也。

皆言易也辟邪也○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  
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  
立邪辟以道之邪定宇陳氏曰上之於下開其本  
辟之人偽者亦不難因開之易而謹導之方可也  
豈可導以邪辟邪不難因開之易而謹導之方可也  
者固事則可矣○慶源輔氏曰此之與七章分明  
是戒及於王也故先生於民勞首章言此二詩雖  
不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  
者是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

**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御城壞無獨斯**

**畏**

賦也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師衆垣墻也大邦  
強國也屏樹也所以為蔽也安成劉氏曰所  
謂樹塞門也強族也翰幹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  
所持以安而德其本也三山李氏曰王所持以衛  
以德則無不寧矣詩人以懷德維寧間於中則宗  
子維城亦當以德懷之也蓋藩在城外屏在內垣  
宗子何城皆以衛之所謂宗子之固其國如屏在  
垣屏翰皆以為衛王若宗子之固其國如屏在內  
外而諸侯皆以為德若宗子之固其國如屏在內  
懷而諸侯皆以為德若宗子之固其國如屏在內  
姓而資同姓者以治親者為大以立也又必其  
反覆言同姓者之大而且重焉然在人者皆有形  
無翰而城又大而且重焉然在人者皆有形之勢

寺至大全

卷六十一

四一

而德之在我乃無形之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  
勢也故獨曰維寧焉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  
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  
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慶源輔氏曰自价人  
自內說及外大宗皆王所持以爲藩垣屏翰者然維  
价人至太宗皆王所持以爲藩垣屏翰者然維  
之亦且爲我之德以爲本則城壞矣屏翰之功皆包  
于矣王君不務德以爲本則城壞矣屏翰之功皆包  
屏故亦皆傾圮

敬天之怒無敵戲豫敬天之渝無敵馳

驅梟天曰明及爾出王梟天曰旦及爾游

衍

賦也渝變也朱子曰如迅雷往通言出而有所  
往也且亦明也朱子曰只一意衍寬縱之意○言天  
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蹶  
也虐也濟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不之敬也亦知  
其有日監在茲者乎朱子曰才有些放肆則他  
輔氏曰此又專戒其同列也○言天  
也憂謹也皆馳驅之類也後四句熟讀而詳之誠  
見乎如在其上無所不至左起人心畏天之誠思  
豈可一息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  
而無不在也事問而無不在是措人而言否朱子曰

體事而無不在是也  
 心發見耳問天體物上仁而有也  
 物仁體於事本是言物以天為事上  
 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又問與物  
 一然否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  
 曰然否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  
 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夫曰旦及爾游  
 不體也問此莫是言人之所為者皆  
 不在也朱子曰雖起若動作之頃而  
 有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天首亦不  
 有戲乎爾王之變言一出敬也汝不  
 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夫曰旦及爾游  
 也吳天曰及爾出王昊夫曰旦及爾游  
 之同也此所謂必成懼慎士曰一為  
 君子之學所以必成懼慎士曰一為  
 君之也此所謂必成懼慎士曰一為

以僚友而因  
 板八章章八句  
 責僚友之辭  
 六章至五章皆切  
 十二卷終

